

廣場之獅

愛倫堡著

文戎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類號	438
著者	
記號	

種類	九
細類	甲
建碼	甲 0009

美術

廣場之獅

1949. 7. 初版 長 1—5 000

基本定價：200元

——五幕喜劇——

獅 之 場 廣

I · 愛 倫 堡 著

文 戎 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獅 之 場 廣

著者	譯者	愛倫堡	文
出版者	發行	東北新華書店	
印刷者		東北新華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大連、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
錦州、承德、北安、營口、內蒙。

1949. 7. 初版 長 1-5000

劇 中 人 物

- 傑姆斯·羅——一個美國人
伐洛瓦先生——市長
伐洛瓦太太——其妻
馬爾戈——其女，十八歲
段洛——利久釀酒廠的東家
段洛太太——其妻
李夏爾——當地商會主席
比甘先生——當地報紙主編
比甘太太——其妻
桑皮尼——侯爵
欒南·維凡——作家
智利領事
蓋斯東——市長的秘書
季里諾——報導員
『南方火炬報』辦公室的管理員
彌彌——打字員
『獅』咖啡店的女店主
蒲蒲兒——當地一個妓女
法郎士華——侍者
『豪華』旅館的侍者
賣唱的人
市參議員
工人
市民
賣報的
其他

第一幕

法國南部一個小的省城。『獅』咖啡店裏。大理石的桌子，沿牆放着許多紅色天鵝絨的沙發和柳條椅子。鋅製的酒吧間欄柵。那位肥胖的女店主伏在錢櫃上打瞌睡。侍者法郎士華，一位老懷疑派，正在擦着空桌子，並挪動椅子。在一個角落裏坐着這個咖啡店的四位常客，這個城市的首領們。他們的桌子覆蓋着綠色粗呢。他們正在打牌。他們是；市長伐洛瓦先生，一位健壯的、紅臉的人，他的厚厚的下唇上含着一支已熄的香煙；李夏爾先生，當地商會主席，一位養尊處優的酒徒，待人接物有些耶蘇會會員的作風；段洛先生，利久釀酒廠的東家，爽快、易怒；比甘先生，當地報紙的主編，穿的很漂亮，行動有些浮躁。

段洛——（將他的牌丟到桌上）就是那個人走運！

市長——從來也沒有人說過我走運。馬麗說：『你像聖誕節的火雞一樣走運！』你不相信我？我來證明給你看；你還記得一九二七年，我的舖子南方婦女商店（**Dames du Midi**）被燒掉的時候嗎？我給那個舖子保了四萬塊錢的險，後來查出被毀的貨物正好值四萬塊錢。馬麗的神經打這上起，受了損害。以後，我給那個舖子保了四十萬塊錢的險——這筆保險費毀了我——二十年來竟沒有一次火災！你說這是走運！當我剛剛買了我的雪特羅連牌新汽車，戰爭爆發啦，那車被徵走軍用。我剛剛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我們必能贏得這次戰爭，德國人就來啦。在這三年裏面，德國人不斷的用那篇文章來提醒我。一九四三年，我不得不承認德國人贏得了戰爭。我簡直沒有辦法，馬麗神經又受了刺激。我剛剛說完這話，德

國人就離開了這兒；於是那些共產黨員們就開始了無謂的紛擾。他們想知道我爲什麼說德國鬼子贏得了戰爭。當然，人人都知道的很清楚，德國人讓我遭受到極大的損失。馬麗說的對，我就像聖誕節時候的火雞一樣走運。我剛剛參加社會黨，共產黨又贏得了選舉。現在，最後把我選上當市長，這個城市却亂七八糟的——沒有麵包，沒有煤，共產黨準備號召一次罷工，凡事都責備我這市長。沒有馬鈴薯，市長要受到責備；俄國人利用『否決權』，市長要受到責備。下大雨了，市長也要受到責備。走運！我受洗禮的時候，起了一個聖名叫 yves，可是這是一個錯誤。他們應叫我『活受罪的約伯』（註一）。（分牌）。

主編——我們經歷了德軍的佔領時期以後，我們什麼事情都能忍受了。我記得我就在這個咖啡店裏看見了封·蕭貝爾格爾。我站起來大聲說：『我決不跟劊子手同坐在一個咖啡店裏』。那天晚上我坐着等候蓋斯塔波的光臨。我給地下報紙寫了一篇激烈的文章。不錯，那是英勇的時代啊！

李夏爾——在德軍佔領期間，我沒有進過咖啡店。非法組織發表的命令有這個意思。因爲地下工作人員常常到我家集會，傾聽倫敦的無線電廣播，我不得不特別加着小心。

段——現在他們說工人怠工啦。可是，關於我們的工廠，從來沒有一個人提過什麼事情。有多少次我是有意的去擁護德國人的命令！共產黨員們並不去復興歷史，他們要掠奪我們的榮譽。

市長——不但是我們的榮譽——我們的事業，家庭，甚至於妻子。

主編——（含羞的）我還不知道這些流氓們對於我們的伐洛瓦太

太也有過野心。

市——噢！噢！兩張K。（分牌。進來一個顧客，要了一杯酒，在酒吧間前面喝着）。

顧客——（朝着女店主）買賣怎麼樣啦？李奧太太。

女店主——（驚醒）討厭。我一想到那可怕的原子炸彈，我就睡不着啦。還有那些共產黨員們！你對他們的驕橫怎樣想法的？你聽說過馬里洛現在在這城市裏嗎？三年前，他們說她已經被槍斃。可是現在她突然活啦。你們再也不要信別人！他們都盼望我氣死。又是這雨天。像這樣的天氣人們最好呆在家裏，那我只好賺不到錢，賠本。我才不管俄國人失敗，還是美國人失敗，上帝知道，他們活該！我很想知道：我作了什麼，爲什麼應該受到這樣的報應！

李——兩張Q。

主——啊，這種情形恐怕不僅僅是幽會吧。李夏爾太太一定不會太高興吧？

李——在我看來這隻鞋挺適合另外一隻腳穿。我大概沒弄錯，前些日子你不是送給蒲蒲兒一件絲罩衫嗎？

主——你告訴她那件衣服對她很合體，不是嗎？不要忘了，我是一個主編，所有最近發生的新聞，我都能得到。不要緊，我批准你的選擇。蒲蒲兒是一個可愛的姑娘。

李——噢，我們只不過是萍水相逢。

主——不錯，我知道。你每星期二萍水相逢一次。我說的不對嗎？

市——朋友們，現在不要吵啦。這是人之常情。

主——偶然的，咱們的市長也到那兒走走。我相信是在星期五。

市——一個市長必須到處走走，作爲一個老社會主義者，我盡量和人民打成一片。

段——我不了解，在這樣恐怖的時代，你竟參加這種小孩子的把戲。

市——親愛的朋友，你知道，當我第一次知道原子炸彈的時候，我真想跟世界上所有的姑娘都親一個嘴。我們處在災難的邊沿上，你說是不是？我們就是這樣的。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我常常自問：在這種情況下，忘掉一切市政問題，去和蒲蒲兒相會，不是更聰明一些嗎？你的意思是說你永遠也不會做這種感情的犧牲品嗎？

段——我的醫生禁止我輕易違犯衛生之道。我連一杯酒都不能喝。我的醫生曾經命令我：『任何種類的刺激都不許有』。當我那個買賣的命運懸而未決的時候，我怎能平靜下來。不錯，有一個時期，段氏父子利久酒廠曾聞名全國，整整一百一十一年段家的名字維持了法國文化的名譽。現在，我不得不參加我自己的葬禮了。

李——有一些新的煩惱？

段——每天我都有新的煩惱。我不能從西班牙搞到橘子皮。爲什麼呢？因爲那些共產黨員老爺們不喜歡佛朗哥將軍。那末，我能從俄國縱樹圓錐體裏提出橘香酒嗎？我對於他們的政治毫無興趣。我倒是很想知道，誰是我的工廠的主人：共產黨員還是我？現在，他們要求我增加工資，如果我不答應，他們以繼續罷工來威脅。如果我承認，我將要破落啦，如果他們罷工，我也同樣要破落，因爲我有許多緊急定貨等待完成。必須用鎮壓代替你們部長們對他們的談話。

市——我能了解工人們——當一個人沒有錢買馬鈴薯的時候……

段——伐洛瓦先生，你不能同時服務於上帝和魔鬼。你們社會主義者正在玩弄多重遊戲。他們像一個看門的一樣，誰來都給開門。可是，我們現在須要的是說大話的人，不

是看門的。

市——不要着急！我說人們能够了解工人們。去了解他們，並不意味着去寬恕他們。你知道我一點也不比你多喜歡共產黨員。可是，使用大鐵槌的策略常常是並不聰明的，有時候一種側面活動倒好一些。你說：不是佛朗哥將軍，就是共產黨員。可是，對於社會主義者怎麼辦呢？我上那兒去呀？你們主張鐘擺以全速度擺來擺去。滴！嗒！依我說：走容易，滴嗒，有時在『滴』和『嗒』之間，你知道有第三種力量嗎？作爲一個老社會主義者我或許可以制止工人們的罷工；但是假使只讓將軍們出馬，那就要鬧得不得了啦。我的親愛的朋友，人民像我的馬麗一樣：神經質的，常常是神經質的。等一年，或兩年，就輪到佛朗哥將軍回來啦。

段——可是就在這個時候，那些共產黨員們就要活活的吞了我們。

李——你知道爲什麼市長先生忠告咱們必須堅忍些？聖奧古斯丁（註二）說上帝是堅忍的，因爲他是萬世不變的。

市——什麼時候你又引用起聖奧古丁的話了呢？不要告訴我，你企圖奉行聖令吧！馬麗告訴我，你常到教堂去，並且你會真心的懺悔着。我懷疑你是否將蒲蒲兒的事跟主任司祭說來着。

李——我記不得了，也許我那麼做過。他崇拜浪漫故事。

主——我看不清楚這個關係……不要再談蒲蒲兒和李夏爾太太了，對我有興趣的是你們怎樣使蒲蒲兒和羅馬大主教陛下和解？

李——那很簡單，一個好的天主教徒，星期三和星期五都不吃肉，但是在星期日，他午餐的時候整整吃一個乳豬。

市——不要說笑話，你真的相信起上帝啦？

李——不信他的存在。我開始相信上帝是一切發明中最出色的，比印刷機，電氣，和原子炸彈都要出色！

主——但是，這不是真有點麻煩——自從伏爾泰(註三)以後，自從安納托爾·法朗士(註四)和弗羅意德(註五)以後，又談論什麼『聖靈懷胎』？在我們這進步的年代……

李——進步給它帶來了什麼？什麼地方有摩天樓？什麼地方有最好的機器？誰發明的原子炸彈？很好，同在一個美國，有每個階段的教派，天主教，馬丁路德教派，浸洗教或再浸禮論教。教派越多，共產黨員越少。你問我，我怎樣將教會和蒲蒲兒調和起來。這是很簡單的。自然蒲蒲兒既不是一位馬當納(註六)又不是俾阿特立斯(註七)，而她又不是對我們西方文化的一種威脅。相反的，她幫助了它的發展。我們的共和國常常以聖處女馬麗亞來代表。這些處女們有千萬個都是極危險的反常人物。什麼時候把馬格達林(註八)給我吧：她夜裏犯罪，可是一早晨她後悔了，溫順的縫補着襪子。

市——我不相信佛朗哥將軍，大主教，或馬格達林。我只有一个希望——美國。美國人能够救我們，而他們一定能救我們。我只是不了解，他們為什麼用這樣長的時間討論它。第一次國會討論，後來上院審查一遍，後來總統和國務卿商量，國務卿又和總統商量。當我打開今天早晨的報紙，我想：『好，最後……』，但是沒有……又是：『總統發出一個電報……』。我們不須要電報，我們須要小麥，煤，金元。

段——我真怕你跟李夏爾先生一樣，開始信神秘教啦。為什麼在地球上，必得美國人來救我們呢？

李——這也是恰恰救他們自己。當願主們沒有錢到咖啡店去的時候，他們走散了，但是那店主人不久也就完蛋了。

市——不，我親愛的朋友，我對這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我並不是一個神秘家，那個薰香的氣味叫我要吐，但是我並不願意把每件事都降落為這樣平凡的詞句。我們對美國人的看法被普通的空想拘束住了。我們給他們拉法耶特。現在他們必須給我們金元。

段——我想我們得到的是聖經，而不是金元。他們將一切種類的專家們，顧問們，及觀察家們遣送來了。但是小麥在哪啦？煤在哪啦？金元在哪啦？

市——春天的時候鳥兒回來，後來穀田才成熟。這些觀察家們是第一批燕子。他們後面跟着汽船載着貨物。我只擔心一件事——他們也許忘掉了我們這城市。而我們比巴黎或馬賽都更需要幫助。坦白的說，我們正在災難的邊沿上。只有美國能救我們。

段——生活將我變成了一個懷疑家。我只相信佛朗哥將軍。他願意將咱們從共產黨員手裏救出來，因為他自己也怕他們。但是，美國人關心什麼呀？他們被兩條大海洋保護着。

主——好，你也許認為沒有美國人會光臨咱們的城市。為什麼，我也相信在美國甚至於都沒有人聽說過咱們……

市——啊，總會有些事情輪到咱們份上的。用不着失望。（用他的玻璃杯碰了碰小碟呼喚侍者）。我常常願意傾聽人民的呼聲：這是一個老社會主義者的習慣。（對法朗士華）告訴我，法郎士華，你對美國的援助怎樣想法的？

法——說真的，市長先生，我從來也沒有想過它。但是，如果你問我，我要說：如果我們不用美國人而能得到金元，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啦。（賣報的拿着一捲新出版的報紙跑了進來）

賣報的——（嘎啞的）『巴黎新聞』！罷工的新浪潮！『巴黎新

聞』，第六期！

（段洛買了一張，急忙的看了一遍）：不對！實在沒有這麼多！看這條新聞，它說馬里洛在咱們這城裏……

主——不錯，我是第一個報導那條新聞的人……我看，這真是有些駭人聽聞：

李——這真是一種災難！

市——我們都陷落在神祕主義裏頭了。馬里洛怎麼能在這兒呢？她不是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的時候，被槍斃了嗎？

段——但是，也許她那時沒有被槍斃呢？

市——爲什麼？我知道她被槍斃啦。封·蕭貝爾格爾少校自己告訴我的。

主——（冷笑）我從來也不知道你跟封·蕭貝爾格爾少校有交談之誼。

市——我跟他並沒有交談之誼。你知道的很清楚，我的舉動彷彿一個真正的愛國志士一樣。他和我談過，偶然的，那時候你們的報紙登載着：德軍非常順利的消滅了一個『恐怖黨』。可是那時候馬里洛殺死了一個德國人，那件事使她成爲一個愛國志士。

主——第一點，它不是我的報紙。我的報紙『南方火炬報』，在德國人佔領期間並沒有出版。你大概說的是『光明報』，對於『光明報』，我僅僅是一個股東。而且，你知道的很清楚，我在佔領期間只寫過關於釣魚的短文。我有這個證據可以清洗我的罪過。我不允許任何人沾污我的好名譽。我們都必須做一點小小的讓步。任何一個人會因爲段洛先生將他的利久酒廠給了德國人，而想到辱罵他嗎？

段——這簡直是一個奇怪的比喻。在德軍佔領期間，我連釣魚的短文都沒有寫過。我根本什麼東西也沒寫過，而今我

可以說：對於這件事實，我是驕傲着的。我節省下來一個老的法國店舖。在德軍到來之前我就佔有了這個酒廠。但是，現在，如果我們提到李夏爾先生呢……

李——謝謝你。我的良心是清楚的。你想說在德軍佔領期間我在蓋姆畢塔街置下四所房子的事情嗎？每人都知道我賣給德國鬼子的質量很壞的鞋，價錢是極高的。我騙了他們。我認爲在我這方面這是一種愛國行爲。如果他們騙了我，會較比好一些嗎？我一直跟戴高樂派有着聯繫，當我聽到段洛先生曾歡迎過貝當元帥時，我覺得很有趣，現在這對我還是莫大的恥辱……

段——這樣說來，誰給你那個薔薇形的勳章？貝當還是戴高樂？（有些不安）

女店主——（睡醒了）真恐怖！我夢見原子炸彈已經爆炸啦。

市——朋友們，爲什麼打架呢？我們都參加啦，又都退出啦。都是神經質的，像我的馬麗一樣……沒有一個人懷疑任何一個人任何別的事情，我以市長的身份來保證。我們經過了恐怖的時代……

主——我也是這麼說，伐洛瓦先生。我們都受到了痛苦。我說我的回憶錄是『一個殉難者的日記』。現在這個時候還互相責備，真是愚蠢！

李——聖多馬·亞規納斯（註九）說人們必須知道怎樣去記牢並怎樣去忘却。這就是爲什麼我不了解段洛先生怎樣能……

段——我沒有着手。當你們告發一個老法國店舖時，你們正好活動到共產黨員的手裏去啦。

市——段洛先生，請不要使你自己激動吧。總而言之，這裏沒有共產黨員。我們都是你的朋友。我們都會經過恐怖時代。可是如果拿那時候跟現在比呢……

主——是的，現在並不好一些。

市——更壞。做爲一個老社會主義者，我有自由宣佈：就是在德軍佔領期間還更好一些……（分牌，傑姆斯·羅進來，在酒吧間前面猶豫了一下）。

羅——威士忌酒。

法——對不起，我們一點也沒有啦。

羅——那就來法國白蘭地。兩瓶。（喝了白蘭地。坐在桌子附近的椅子上，又要了一瓶白蘭地）。

段——自然，那個時候我們能够希望事情好轉一些。而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今天比昨天還壞，明天將要比今天更壞。現在，我們沒有什麼可希望的了。我不知道怎樣你們的那位馬里洛又復活了，可是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那個潑婦真的又來到咱們這個城市裏，咱們就都完啦！

市——（看牌，自言自語）不要在意。不要。J和K，搗霉的牌。誰說我們什麼希望也沒有啦？美國怎樣？馬歇爾……金元。蒲蒲兒。搗霉的牌。

段——兩個J。

（打牌的人都放下了牌）。

主——段洛先生贏了。法郎士華。拿賬單來，我給錢。

段——我簡直不能欣賞我的勝利：只許我喝甘菊酒，這樣一種討厭的調合藥，我不知道我怎樣能叫我自己吞下它。

（他們離開桌子，站起來）。你說我贏啦？不是，他們贏啦。

市——（在門口）你的意思是說誰呀？（段洛做了一個手勢表示不同意，和其他的人一塊走了出去。蒲蒲兒穿着一件雨衣走進來。法郎士華給她拿去一杯啤酒）。

法——晚安，蒲蒲兒小姐。

蒲——有什麼新鮮的，法郎士華？

法——咱們這城市的首領們剛剛走掉。沒有年青人在這聚會。

這雨，我以爲（彎腰挨近她的耳朵低語）那個角落裏有些新鮮的……

蒲——那是哪一類水果？

法——波羅米。一位真正的，活美國人。讓我把你的觀察台挪一挪吧？

（蒲蒲兒移到羅傍邊的一個桌子上。法郎士華將她的玻璃杯拿了過來。她察覺那位美國人對她並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另外一個顧客走進咖啡店，在酒吧間前面要了一杯飲料。）

新來者——（對着女主人）李奧太太，你好嗎？

女店主——（驚醒）可怕！你曾經讀過關於原子炸彈的爭論嗎？我三夜沒有睡着啦，連溴化物都沒有用處了。還有，你對共產黨員怎樣想法的？許多報紙都說馬里洛從死裏復活了！假如那是真的話，咱們都完蛋了……還有，又是這雨。你看這地方多空呀！那些俄國人已經得到的，都是他們應份得的，可是我做了什麼呢？

蒲——（對羅）您一定很寂寞吧？

羅——我嗎？寂寞？喂，你怎麼想到我是寂寞的。我很忙。當我不忙的時候，我就要睡下啦。沒有時間去寂寞。

蒲——請原諒我，我想你現在是一個外鄉人，沒有任何朋友，也許會寂寞的……我想你也許願意要一個同伴……

羅——嘿，這兒，另外再給拿些酒來！我正在喝着法國白蘭地，想着事情。我們美國人不願意浪費時間。我能够馬上做幾件事情——喝酒，和你談話，還想事情。說到美國，人們都是多才多藝的。

蒲——我以爲打美國來，這裏什麼東西都看着破爛，引不起美感。

羅——一定的，真是引不起美感。沒有合適的房子。簡直是一

堆破爛。旅館裏沒有洗澡的地方。咖啡店沒有跳舞的音樂。舖子裏沒有麵包。什麼也沒有。你一定得瞧瞧我來的那個城市！

蒲——噢，假如我僅僅能看紐約城一眼！我曾在影片上看過它一次……那樣高的摩天樓，仰頭看它們的時候，甚至於把脖子都能伸斷啦。

羅——紐約不是美國。那個城市裏面有許多紅黨。我從約克孫來的。約克孫是密士失必州的首都。在那裏你能够找到一切你想望的酒吧間，銀行及摩天樓。

蒲——你住在那一層樓上？二十層，我以爲。

羅——不是。第一層。但我曾在第三十層上呆過很久。人民並不住在摩天樓上，那是他們賺錢的地方。

蒲——還有你，也賺錢嗎！

羅——所有的美國人都賺錢。

蒲——你知道，我很喜歡你的。你讓我想起來一位我很喜歡的電影明星。他的名字叫什麼『哈利』，請原諒我忘掉了他的姓。我從來也記不着美國人的姓。你有些像一個放牛娃，另一方面，你好像有些非凡的風度。你知道你讓我想起什麼？——一位真正的百萬富翁。

羅——所有的美國人看來都像百萬富翁。有些趁百萬。其他千百萬個人只是做夢想得到百萬。我猜想：從這一點上來觀察美國人，你會嚇壞了的。但是，你不要煩惱。詹姆告訴我說我們不久要援助你們人民的。甚至於連我們的總統都停止吃小牛肉排啦。他只吃鮭魚，火腿蛋，和香蕉，看，這樣我們便能幫助你們啦？不久以前爲了援助飢餓的歐洲，在約克孫我們舉行了一次『無餅週』。

蒲——我的上帝，現在我多麼想吃一塊奶油餅呀，只要一小塊！你知道多長時間以前，我吃過的奶油餅？（用她的

手指數着) 三年零四個月。就是一個平常的白麵包捲也好。(猶豫) 先生，請告訴我，萬一你不會是一個吝嗇人吧？你是不是？我不能夠忍受吝嗇人。

羅——在美國，沒有什麼吝嗇人。我們沒有時間去講究『吝嗇』：我們都忙着賺錢，以便我們能夠用掉它，可是用掉它是爲了賺更多的錢呀！

蒲——你真了不起，告訴我，你一點也不喜歡我嗎？

羅——咳。你爲什麼總說廢話。我現在看出來爲什麼法國人落後啦——當他們非常清醒的時候，他們還能講戀愛。在巴黎我看見一位女學家，他在早晨空肚子的時候，就講起戀愛來。狂妄無禮。我至少要喝四瓶威士忌或八瓶法國白蘭地，我才能知道一個女人的女人味道。

蒲——(指着他的玻璃杯) 哪是第幾瓶？

羅——我在喝第五瓶。

蒲——法郎士華，兩瓶法國白蘭地。(指羅) 給那個先生兩倍。我們這是一個小城市，但是我們這裏有一些大人物呢。前天我遇到了一位外交家，智利領事。他從巴黎來到我們這城市。他告訴我他已經厭惡了高等社會的生活。他崇拜戲劇和藝術。他告訴我如果我願意的話，我可以成爲一個明星。但是當人們一注視我，我就驚慌啦……他給我這個……(從她的錢包裏拿出一張鈔票)

羅——嚇。五元鈔票。

蒲——但請不要誤會我。他給我做紀念的——像一朵花一樣……(猶豫) 我聽說一塊金元能換三百法郎。是真的嗎？

羅——三百八十個法郎。(仔細研究那張鈔票)。假如有人拿八十個法郎來換你這張鈔票，就換給他吧。你的那位領事恐怕是一位藝術愛好者。你知道這是什麼？這真正是偽造的——在馬賽或是在柏皮格南造的。嚇！

蒲——(用她的手絹擦眼睛) 而我想用它給自己買兩雙長統襪子……很好，這沒有什麼關係……他是這樣一位善於判別真假的人……而我又不是那種守財奴……(一位跛腿的賣唱的拿一個手風琴進來啦，開始用一種嘎啞的嗓子唱着)。

賣唱的——我們曾爲何而戰，

我的同志？

他們曾偷掉我們的勝利

與我們的四肢一起……

(當他拿着帽子轉了一個圈要錢時，那位女店主醒了)。

女店主——我不是告訴過你，你不能到這兒來嗎？這是禁止的。這是一個有身份人的咖啡店，而不是一個教堂，(蒲兒趕上那位賣唱的人，在他的帽子裏放了一個銅子。賣唱的下。)

蒲——(對羅) 戰前他的生活很好，他是我們這城市的一位跳舞家。在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常常渴望他能請我跟他跳舞。以後，他參戰了，他失掉一條腿。

羅——你們不會想到美國人民也丟掉什麼吧？丟掉的也許比一條腿還多，他能丟掉千百萬金元。一個丟掉啦，而另外一個撿到啦。那就是因爲我們總有私人的創造。你想我到這個骯髒的小城市來消遣時光嗎？不是爲了你們的生活嗎？詹姆告訴我說這裏有一大堆破爛。我私人不能贊成任何古老的東西，而第五十九道街那些人，當他們看見一件中世紀的古壺或路易十五的裝設品的時候，他們像瘋狂了一樣。假如你問我，約克孫的格羅里雅電影院是毫無價值的景緻，但要比巴黎的諾脫爾達摩大學精巧些。而這常常是供和求的定律。我在這兒只呆了一天，對於我是足够了。破爛貧民窟，和一堆無用的東

西。還有到處都是那種毫無價值的獅子。他們告訴我它是這周圍的名勝之一。十五世紀或某些……那怎麼樣呢？你知道它讓我想起來什麼？從牢籠裏出來的老犬。一個獅子不應該用它的後腿站着。那是瘋狂無禮的……

蒲——但是爲什麼你一定對我們的獅子發生了興趣呢？

羅——因爲在美國有許多執紼子弟。你知道像這樣的一個獅子在第五十九道街，他們會給多少錢？一萬塊金元！哎喲，我的媽呀！

蒲——所以你研究起來古蹟啦。

羅——什麼也沒有研究過。我只是表示一點私人的創造，只不過如此。這是一件比較艱難的事情。我已經四十歲了，我還想活下去。如果我能够，我想到北極去。還有，甚至於我可以去莫斯科，如果須要的話。

蒲——外國人從來也沒有來過我們這城市。亞威農有一個羅馬教皇的宮殿。尼米斯有羅馬的比武場。馬賽是一個著名的港口。而我們什麼也沒有。除了那個獅子……

羅——（在他的筆記本上記下一些東西。對法郎士華）請再拿些酒來！

蒲——（溫馴的）你到我們這城裏來有事嗎？

羅——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有事的。昨天的事情是推進機，現在我又對你們那個老犬有興趣啦。明天我也許忙於將歐洲從頹廢中救出。我們美國人對於改變我們的職業，我們的思想，我們的估計，是很靈活的，我們是多才多藝的人民。

（街上傳來的歌聲）：

『小心點，小心點！

胆小鬼和賣國賊，小心點！

我們是法蘭西的狙擊手，我們是共產黨員
都是熱愛法國的人，
我們就在這兒！
我們就在這兒！』

女店主——（驚醒） 恐怖！這就是馬里洛吧！

羅——誰是馬里洛呀？

蒲——噢，這兒沒有人不知道她。在德軍佔領期間，她光天日
日之下槍擊了一個德軍指揮官。在那大廣場上，就在獅子右邊……

羅——嚇，勇敢的女郎。

蒲——是的，自然，她是一個共產黨員。

羅——一個共產黨員？我們也有共產黨員，但是我們知道怎樣
去對付他們。她在那裏呢？

蒲——德國人槍斃了她。而現在他們說她又回到這城市裏來
啦。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就是奇蹟，因為她已經被槍斃了。

羅——我們美國人不相信奇蹟。我們是現實主義者。自然，她
被德國人槍斃啦，可是幸而槍斃的是她，你們不能跟共
產黨員一塊生活的，他們不讓你們賺錢。你們以為美國
沒有什麼紅黨嗎？多得很。約克孫有一個共產黨員。他
有一次告訴我們，我們不應該管俄國人。我們就不管他
……把他送到城市的監牢裏。但是為什麼浪費時間談這
些沒用的事情。（在他的筆記本上記下一些東西）。

蒲——當你跟一位年青女人談話時，你怎麼能夠繼續想你的事
情呢？

羅——我從來也沒有停止想我的事情。甚至於在我睡着的時
候。如果一個人不讓自己忙起來，他應該去做一些不說
話的事情，寫詩啦，空着肚子講戀愛啦，或者參加共產

黨啦，或什麼別的。這兒你可以找到很多那種樣的女學家，而這就是這個國家發生的錯誤。可是我們是一個年青的國家。我們不停的忙碌。你想我們怎樣成爲世界第一個國家的？就是因爲我們有很多生意，大批的金錢。（對法郎士華）嘿，這兒，再來一瓶！（對蒲蒲兒）你看我是一個美國人，所以你希望和我親近。這真是一條道兒。像馬歇爾計畫，或十六國……但是假如我告訴你，我是一個俄國人，你恐怕會跑掉的。因爲俄國人什麼也不能給你。俄國人只會彬彬有禮的微笑着。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我知道你爲什麼跟我微笑。孩子，現在我手邊什麼也沒有，只有一本支票和希望……（對法郎士華）再來一瓶！（對蒲蒲兒醉意的）。我不願意愚弄你。（酒的力量開始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蒲——你已經愚弄了我。你說八瓶白蘭地以後你就會熱情的，而這是第九瓶。甚至於你還是沒有看出來我是一個女人。我真的希望你是一個俄國人啦。

羅——喂，你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你是嗎？

蒲——上帝不容！

羅——要是在我們國家裏面，你像這個樣子說話，我們要扯你到非美委員會去的。哈哈。

蒲——請不要說那些事情吧。我們的報紙是很有秩序的。你可以問問法郎士華。我每天晚上都到這兒來。這個地方是我的司令部。

羅——（醉意的）這個司令部拿來做什麼呀？我們甚至於不用你，也可以和他們處的很好。有一次，我看到一位俄國人，他甚至於不知道一個真空掃除器像什麼樣子的。詹姆告訴我說，那些俄國人是坐着我們的汽車開進柏林去的。孩子，喂，你的名字叫什麼？

蒲——蒲蒲兒。

羅——狂妄無禮。她的名字是黑爾達。當他們把她丟到大海裏去的時候，所有的島嶼都被爆炸到天上去了。

蒲——請不要再說那些事情了吧！我變成這樣的神經質了！當飛機到頭頂上的時候，我常常慘叫起來。真的不會很快的有第二次戰爭嗎？會嗎？

羅——哈哈。一定會有。是結束他們的時候啦——他們阻礙着我們賺錢。詹姆說三十或四十個黑爾達就足夠將他們炸成碎沫。

蒲——詹姆是誰？

羅——我的夥伴。

蒲——他在報紙上寫文章嗎？也許他是一個將軍？

羅——哦，他就是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份子。只有報混子在報紙上寫文章。將軍們都是專門家；而專家們都是在職的人。有些在按設房屋周圍的電線，其他的正組織登陸工作。我們都是使用我們創造力的人。詹姆現在在巴黎。和公使館一起。

蒲——大概他是一位參議員吧？

羅——我告訴你，他比參議員還重要，他正在做買賣。當我在約克孫遇到我們參議員的時候，我說：哈羅，傑克，手段如何？而他不知道說什麼好。（對法郎士華）再來一瓶！

蒲——這樣說來，你和那些參議很熟悉嗎？

羅——只要我願意，一定能……

（賣報的跑了進來）

賣報的——『法蘭西晚報』。新的美國觀察家降臨！『法蘭西晚報』。最新出版的！（法郎士華拿起一張報紙，跟蒲蒲兒使眼色。）

蒲——我的上帝，我不懂得……那能是真的嗎？但是我不習慣跟這樣重要人物談話。……請，請不要拿我們開心吧，我從來也沒有在巴黎呆過。我只在馬賽呆了四天。我們這兒也沒有高等社會。也許除掉我那位外交家。但是你看他怎樣愚弄了我……你也許願意見一見市長。我認識他。他很狡猾，但是是一個蠢貨。我更喜歡那位主編一些。而一位主編是什麼呀？正像你說，只不過是另外的報混子罷了。請原諒我，如果我說了什麼冒犯的話，你看我從來也沒有跟任何一位像你這樣重要的人物談過話。請告訴我，你是不是在這兒隱名匿姓啦？

羅——哈。

蒲——這時候，我不能問問，你的名字嗎？

羅——而我知道你的。蒲蒲兒。蒲蒲兒。（笑）

蒲——我的上帝，多麼離奇呀！在現實生活裏面，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事。（和他緊緊的擁抱）。親愛的，你是這樣的了不起。我希望你不要在意我跟你這樣隨便吧。我被幸福衝昏頭腦，坐在一位認識所有的參議員的人面前，我不禁戰戰兢兢的了。這簡直像一篇童話。親愛的，你也許還認識總統呢？

羅——哈。最近常到白宮去，而且和他握過手。坦白的說，他給我的印象不深。將來我更中意詹姆來當總統。可是直到現在他還是總統，隨他幹去吧。他並不阻礙任何人賺錢。

蒲——我的上帝，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我能這樣的幸福！我有一個女朋友，住在阿爾茲。她也很幸福，一位美國中尉要娶她。然而，他只是一個平常的中尉，而你是總統的朋友。後來他並沒有娶她。他答應送給她長統襪子，而他也並沒有那樣做。親愛的，你到這兒是負着重要的使命

嗎？你是不是？我不會跟任何人說的……

法——請原諒我，先生，我們現在要關店啦。準十點回電。

羅——狂妄無禮。

法——就是。我聽說在德國咖啡店一直開門到十二點鐘。爲什麼戰勝國要比戰敗國生活的還壞一些？

羅——你聽着，如果你不加點小心，我要把你送到非美委員會去。一個侍者不能追根究底。一個侍者只有侍候人……當一個人忙着……

蒲——親愛的，你已經喝了十一瓶白蘭地，而你還在想事情？

羅——哈。

法——一共一千四百法郎，先生。小費在外。

羅——什麼事也沒有做，小費在外。像那燈光一樣……我現在手邊沒有什麼錢。只有一本支票和希望。

法——（對女店主）我夢想不用美國人會得到金元，可是現在我得到一個美國人，又沒有金元。

女店主——（驚醒）恐怖呀！好像並不太壞，當那個炸彈……（燈光滅）

羅——知道什麼，孩子，我想我正在開始知道你是一個女人。

（幕下）

第二幕

『南方火炬報』。主編辦公室。一個大桌子上面堆的很高的報紙，許多校樣和通訊。一瓶利久酒，兩個茶杯。鮮花。一隻女人手套。牆壁上掛滿了女伶和許多馬的照片。一個放打字機的桌子。主編坐在他的桌子傍邊，正在看一張報紙。皮爾里·季里諾一位報導員有一隻因傷成癥的眼睛穿的很破爛站在他前面。

主——帶回一些稿子？

季——一點兒。昨夜有一個大會。據推測罷工將在明天以後開始或在星期四。陳納做了一次很長的演講。我得到很大的啓示……（拿出來他的小本）。

主——不感興趣。這樣說來，你說是星期三還是星期四？關於馬里洛的事弄清楚了什麼沒有？（注視季里諾）誰給你弄的那麼漂亮？追了一陣子女人，唉！

季——噢，沒有，比甘先生！沒有那種樣事情！我有一個老婆，三個孩子。我在開大會的時候，弄上的。有些壞小子跳到台上大聲叫喊：『這兒有一位新聞記者，他曾經讚美過殺害馬里洛的人！』沒有地方出去，羣衆像瘋狂一樣，我只好說我是代表『南方火炬報』的，並不是『光明報』，『光明報』是在德軍佔領期間出版的。但是他們根本不聽。說就是同樣的東西。我宣誓我只報導小偷盜案的消息，告訴他們我的叔叔曾經參加過抵抗運動，德國人幾乎送我去當勞工。但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一個看來很激烈的傢伙跑到我前面說：『關於馬里洛的事情，誰寫的？』我說我沒有那意思。然而……

主——（冷笑）是的，關於馬里洛的事情，誰寫的，我驚奇？
（猶豫）。

季——比甘先生，你知道的比我清楚些。

主——不要管那些。以後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季——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打了我。後來我設法跑掉啦……

主——嚇的倒厲害，真正的傷害却不大。關於馬里洛的事情
弄清楚了吧？

季——維凡說他們確實槍斃了她。

主——我問你的不是這些。這是主編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
我讓你仔細的了解一下她的過去。

季——（看他的小本）。二十二歲，生在本地，住在梯爾斯路
八號，父親是段洛酒廠的一個機械師。學校畢業後在馬
爾布蘭琪夫的商店裏工作……

主——你是不是要着手寫她的傳記或什麼？我要有趣味的細
節，唉？

季——（又看他的小本子）這兒有一個德軍扣押狀。他們找出
來一支德國造的手槍，一本高爾基的『母親』，三百十
六個法郎，一位名叫寶爾的人給她的一封短信，稱她為
『小明星』。

在她臨死前，她高呼：『我們還有很多……』

主——（譏刺的）啊，是吧？——你大概正在給共產黨的報寫一
篇小文章：『馬里洛或紅色的再達克』。那很行。我很
抱歉，我將這樣一個重要的任務委託給你。報導小偷盜
案，真是你所專長。你走吧。（季里諾走到門口）。等
一等！我想知道這次罷工幾時舉行，星期三還是星期
四，今天我就想知道。總而言之，你不能有一點猶豫。
如果把你另外的一隻眼睛給弄壞，你就看着更值得崇拜
啦。你走吧。（季里諾向門走去）停一下！叫彌彌來。

我想口述一篇社論。

(季里諾下。主編飲乾他杯中的酒，並嗅着鮮花。彌彌進，一位穿的很漂亮的，鬢頭髮的，娃娃臉的女人。她坐在打字機傍邊。)

彌——好啦！

主——什麼好啦！

彌——我正在等着你口述。

主——而我正在等着聽你怎樣替自己解釋。昨天晚上你讓我等了一個半鐘頭。你忘掉我是一個很重要的報紙主編，而不是一個小學生。

彌——但是我沒有告訴你我……

主——你告訴我你來。不要跟我玩那種挨不着的，供在竈神前面的聖處女的把戲吧。那已經過時了。在法朗士以後，弗羅意德以後，進步的二十世紀以後——爲什麼，那確實無禮。(走過去，企圖吻她，但她坐在她的旋轉椅上，轉來轉去，躲避着他)。好啊！你正在等着誰呢？一位錢袋裏裝滿了金元的美國人，也許？

彌——我正在等着你開始口述。

主——你今天晚上能來嗎？

彌——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你今天晚上將要跟蒲蒲兒小姐約會。

主——噢，如此那就是……我們都是妬忌的，我們是嗎？不要糊塗了。蒲蒲兒是李夏爾的女人，而李夏爾是我最好的朋友。總而言之，你怎麼懷疑我有這樣低級的趣味。有你以後，我怎麼能看的上蒲蒲兒。決不會！(吻她)。這樣，你會來嗎？(她點頭)現在讓我們開始工作吧。『暴風雨的雲霓正在聚集。那位光臨我們國土的美國觀察家要看……』(他在屋裏走來走去尋覓一個恰當的字

眼。彌彌望着周圍，看到桌上有一隻手套。她跑過去，拿了起來）。

彌——這是誰的？蒲蒲兒的？

主——『他們看到一幅豫兆的圖畫……』把那幾個字去掉。

彌——這是誰的？

主——（從她手裏拿走那隻手套）親愛的，這不是你的事情。我怎麼能說清楚你在我的辦公室裏所找到的每件東西？那是有不少次，我不能忍受這壓制。請取消那種絕對的口氣吧。我是一個法國人。我討厭任何一種獨裁。

彌——繼續口述吧！

主——（跑過去，企圖吻她，但她躲避着他）現在，不要糊塗了！你自己應知羞恥。那隻手套是我太太的。你不要這樣懷疑吧。（吻她）打上這些字：『像洪水的狂流一樣，罷工就要毀滅我們美麗的法國。本地共產黨員爲一名叫『馬里洛』所領導。有一個時候，這個人暴露了政治面貌。那些共產黨員們斷言她已被德軍槍斃。真的，蓋斯塔波釋放了她，而現在她又回到我們這城市裏來。』

彌——真的嗎？

主——親愛的，注意你自己的事情吧。不要忘掉，現在你只不過是一個打字員。繼續打下去：『馬里洛是假定的一個名字。她的真實姓名是馬麗亞·勒娃芙娜。她是從斯摩林斯克來的一位俄國人。我們估計她運到我們這城市大批的錢和大批俄國造的機關槍。接近那些叛黨的人士，稱她爲『紅星』。這些叛黨們計劃在星期三或四……』

（有人敲門。一位年老的管理員進，他戴了一頂黑色的便帽）。

管理員—（小聲）比甘先生，有一位太太要見你。

主——你沒有看見我很忙嗎？

管——我告訴她你正忙着呢，而她一定要見你。說她有關係全國的大事情。

主——那是誰呀？一個不認識的人？

管——（以剛能聽到的小聲）蒲蒲兒小姐。

主——讓她等一會。（管理員下）

彌——今天晚上，你用不着等着我啦。總而言之，什麼都完了。你是繼續口述呢？還是叫我走？

主——不要說傻話了。你應該知道如果她到辦公室來，她一定是事情來的。一定是關於李夏爾的什麼事情。肅清委員會……也許他們已經搞到一些文件……不要瘋狂！

（走到她跟前，企圖吻她，而她將她的旋轉椅子轉過去，躲開了他）。馬上我就要擺脫她。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事情，我跟你宣誓。你是我唯一的女友。我情願忍受你的獨裁。（吻她）而現在請你走吧。整五分鐘……

（彌彌下。主編走到門前喊道：『讓那位太太進來。』蒲蒲兒進。）

主——你完全，明目張胆的，大天白日底下到我這裏來！

蒲——親愛的，你和我又不是昨天才出世的。你必須知道，如果我到你的辦公室來，決不是因為突然有一種壓倒一切的力量讓我想來吻你的。

主——這是可恥的！你不知你過去做過什麼嗎？每個人都認識你。

蒲——哈。要是我告訴你，我所道的事情，你會感激我的。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主——我會想到：他們搞了一些李夏爾的憑單……

蒲——不是那一類的事情。那沒有用，你頂好不用猜啦。連我自己都不相信。這樣一個駭人聽聞的事情！你知道誰到咱們這城市裏來啦？

主——建設部長？

蒲——想我爲了什麼吧部長能跑來見你嗎？不是的。一位美國觀察家。隱名匿姓。現在，你看爲什麼我盡可能快快的來找你。請注意，我不把消息先告訴市長，或先告訴李夏爾，而先告訴你。我希望你欣賞這消息……。

主——等一下，這可能是虛報。這是一條極重要的消息。我只登載完全證實了的事實。誰告訴你的？

蒲——我告訴你。他自己，那位美國觀察家。你不相信我？他昨天早晨來的。他一定觀察了一整天，到晚上他偶然跑到『獅』咖啡店裏去啦。我進去看了一下。法郎士華告訴我你們剛走。他吃驚的注視着我，後來他站起來，走近我。他非常禮貌，又非常斯文，……起頭他不願意告訴我他爲什麼來的。完全隱名匿姓。他甚至於說他只是對古蹟有興趣，來迴避我的追問。我想到了你，試着盡我一切的力量追問他。你知道他是誰？詹姆的私人代表。他沒有告訴我詹姆的姓，我也不願意再問，因爲你知道，我從來也記不着美國人的姓。但那位詹姆聽來非常，非常重要，比所有的參議員都重要些。而我那位美國人和總統非常親密，出入白宮，就像那……噢，他是非的重要，我都怕跟他講話。他呢罵我們的城市和法國人民，說這地方滿是『破爛』，並且說我們不知道怎樣做事情，所以我們落後。想想吧，一天之內，他對我們有了恰當的估計。我担心咱們的市長因此要背時。而他對我很好。非常溫柔並且非常慷慨……他說他們沒有時間像你們似的去數每一個法郎。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我成了這樣一個了不起的小說裏面的女主人翁。那些美國人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想一想，像他這樣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他沒有坐飛機來。他非常隨便的跟我回到家裏。

招呼我蒲蒲兒。

主——你把他帶到你們那貧民窟去啦？

蒲——自然。我告訴你，他在這兒隱名匿姓。

主——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蒲——在『豪華大旅館』。……

主——恐怖！那個洞窟。滿是臭蟲……

蒲——我並不奇怪，也許他是故意挑的……總之，他被遣派到這兒調查我們怎樣生活着的。而他有一大筆錢，他還給我……沒有關係，無關重要……

主——讓他看看我們是怎樣的窮困，也許還更好。可是我們一定要馬上通知市長以便適當的對待他。這真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不要耽誤時間啦。

蒲——（拿起來手套）是的，你看你並沒有耽誤什麼時間。這是誰的？

主——不要糊塗了。我的打字員彌彌偶然丟到這兒的。

蒲——也許你想我對你是太隨便啦？那位美國人比你見的世面多，他和好萊塢的電影明星住在一起，而他追求我。我認爲你正在物色一位『值得尊敬的』女人？（丟下手套）。

主——你怎麼啦？我還是照例星期四來。除非那天舉行了罷工……你最好告訴我你的那位美國人的姓名。也許，你連那個都記不得了？

蒲——噢，我記的很清楚。這是一個很容易記的名字。

主——好啦，那是什麼呀？

蒲——親愛的，聽着，請給我八千法郎。我必須給我的裁縫錢，而我只有一張支票。

主——（從他的皮夾裏拿出來一張鈔票）。這是五元的。我就有這些。現在，他的名字是什麼？

蒲——傑姆斯·羅。現在他一定在他的旅館房子裏……（有人敲門。管理員把他的頭伸了進來）。

管——（小聲）比甘先生……

主——你沒有看見我還忙嗎？……

管——但是，是比甘太太。我對她簡直沒辦法……（比甘太太的聲音：『你說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不是他的太太嗎？』管理員被推到一邊，比甘太太，一位健壯的婦人，頭上戴了一頂淺紫色的小帽子，手裏拿了一個陽傘，衝到屋裏來。）

比甘太太——噢，就是這麼回事……這個婊子，在這幹什麼？

主——親愛的，請安靜一點。這是很嚴肅的工作。她剛給我帶來一條消息……

比甘太太——你竟敢跟我說謊？想一想，他企圖告訴我那個野雞是一位通訊員。談工作，唉？（用她的陽傘打他。蒲蒲兒乘着混亂逃出）。

主——雪瑞！我求你，安靜一點。等到今天晚上，我再解釋吧。我有極重要的事情要辦呢。我們國家的命運，我的報紙的命運，我們的孩子們的命運完全依賴着它。我也許會成爲法國最重要的新聞記者。（喊隣室的打字員：『彌彌小姐！』彌彌進。她驚慌的注視着仍搖動着她的陽傘的比甘太太，彌彌坐到打字機桌邊。）

主——打下這……

彌——我們停在這些字上：『那些叛黨們正計劃着，在星期三或四……』

主——我們以後再完成那篇吧。這有一條第一版的消息。『我們這城市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件……』

比甘太太——我問你那個婊子到這兒來做什麼的？

主——最親愛的，請不要打斷我的話。『一位美國觀察家，偉

大的聯邦共和國總統的私人代表，到達此地。我們下一期的報紙將要登載傑姆斯·羅謁見記。

比甘太太——不要想欺瞞我吧。那個婊子把她的手套丟到這兒了。（將手套丟到地板上，用腳在上踩着。）

彌——噢，這就知道那是誰的啦……比甘先生，今天晚上我很忙。我恐怕你一定會給自己找了另外的打字員了。

主——咳！你們這些嘖嘖喳喳的女人們都給我滾到地獄去吧！你們不懂得這是一條什麼樣的新聞？馬上要去通知市長，然後我去謁見，並給巴黎拍個電報。世界歷史正在這兒進行着，而你們爲了什麼無聊的手套騷擾了起來。最滑稽的事情，連我自己都不知那是誰的……（跑出去）

（幕下）

第三幕

一個三等旅館，『豪華』的房間裏。房間很黑暗。糊牆紙很骯髒。房子當中有一個很大的牀。壁上裝置着一個洗臉盆。羅站在洗臉盆前面拚命的轉動那水龍頭。一個睡眼矇矓的侍者站在他的面前。

羅——我想起你說過你們所有的房間裏都有自來水。

侍——是的，先生。你自己可以看看它。那是熱水管。

羅——但這兒沒有水。

侍——在戰前，這兒有的，先生。

羅——你希望我用戰前的水洗嗎？

侍——我什麼也不希望，先生。

羅——冷水在那兒呢？

侍——冷水有時候來。十八號住的那位先生告訴我，常常在早晨四點鐘來。也許你要等一下，沒有辦法，什麼東西都毀啦。該由美國人來改進事情啦，先生。

羅——住口！這又不是聯合國大會。我想要一些水。給我拿一壺水，一個輕便的洗澡盆來。

（旅館侍者出。羅胡亂擺弄那水管。有人敲門。市長進，後面跟着主編。）

市——我們能進來嗎？

羅——水在那裏呢？一羣沒用的東西，誰也不能做什麼事情！你們最好都滾出去！

市——但是，羅先生……

羅——但是，什麼也沒有……我厭惡和糊塗蟲講話。水在那裏呢？（旅館侍者拿着一個小盆和一壺水進。）法國！一

個古老的豬圈，就是這樣子！一羣中世紀的浪蕩子！
（一把抓起市長的領子）你們圍着站在這兒看什麼？趕忙去安置一下總水管。

市——羅先生，我們從早晨一直工作到晚上……凡是我們能够做的事情，我們都做了……這是戰爭的餘孽……你本人看看戰爭毀壞了我們……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非常歡喜你的光臨……

羅——喂，你們想開玩笑或幹什麼？喂，你們很高興？哎呀！該死，我不是。我想洗澡，讓我洗吧？你們想我怎麼能進那個痰盂？我們美國人不是玄學家，我們用洗澡來代替浪費時間搞戀愛。

市——羅先生，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但是，沒有美國人的援助……

羅——我以前曾聽說過那個問題。這又不是十六國會議。你們希望美國人幫你們把臭蟲捉乾淨嗎？

市——我向你保證，以本市市長的身份，我們已經實行了緊急措置……

羅——你是市長嗎？這真滑稽。我想你是這個豬圈的經理呢。很高興能見到你。（握手）。我是喜好市長們的。約克孫的市長是一位執樁子弟，他只是有點太嗜好威士忌酒，所以他贊成那種乾燥無味的法律。請坐在牀上。我看不上這些規規矩矩的廢話。喂，跟你來的那人是誰？

主——請容我介紹自己：本地出版的唯一報紙『南方火炬報』的總編輯。

羅——一個搞新聞工作的人，哎？這是很好的事。我並不討厭新聞。一位好的記者會賺錢，而他也不禁止別人這樣去做。我說的對不對？但是，爲什麼只有一種報紙呢？在我們約克孫，我們有兩種報紙。什麼也不如競爭能够推

動工作。應該有兩種報紙，兩個百貨公司，兩個政黨。但是只要一個太太，一種貨幣，一個上帝。我說的對不對？這城市裏有幾個政黨？

主——六個，較小的一個沒有計算在內。

羅——那簡直太多啦。你們知道什麼？去掉四個吧。毫無意義的浪費金錢，特別你們是在這樣一個窄狹的地方。美國有大量金錢，而只有兩個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你們能夠給你們的政黨隨便起一個你們喜歡的名字，我們尊重別的國家的風俗習慣。請想一想，六個政黨，而連一個簡單的洗澡盆都沒有！我不願意傷害你們的感情，我知道法國是一個歷史的國家。在我們約克孫，那裏有一個時髦酒館名叫『老法蘭西』，有跳舞樂隊和上等的鷄尾酒。當然，我們欣賞別的民族的優良品質。我十分喜歡你們，因而我要坦率的告訴你們，你們必須好好的學習。我到這兒不到兩天，而我就能夠看出來你們那一點不對勁了：沒有創造。這是你們的苦惱。當我問到這兒爲什麼沒有一點水，他們談到美國援助的問題。狂妄無禮。當然，我們要幫助你們。詹姆說已經裝到錢袋裏了。但是，去要錢並不能滿足的，你們必須知道怎樣使用錢。錢是用來給實際的人，而不是給浪蕩子的。你們落後於時代一百年。過去，歐洲人發現了美洲，建築起來城市，我的老家約克孫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欠歐洲一些東西，而我們美國人常常去還我們的債，因此我們現在跑來發現歐洲，在這兒建立起許多像約克孫那樣美觀的地方。可以看到那裏沒有臭蟲，沒有玄學家，並且沒有共產黨員。

主——（正忙着在他的小本上記着）羅先生，你在這裏做了重要的報告，我很希望這報告能喚起讀者們的注意。我知

道你在這裏隱名匿姓。以後你必須告訴我，那一些你說的話，我在談話時可以直接引用，而那一些可以歸我自由使用？

羅——全部留給你自由使用吧。『到處聞名』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但是請相信我，『到處聞名』是我現在所希望的最後一件事情。命運玩弄着一些奇妙的詭計……目前對我最有興趣的是你們的一堆破爛。

市——親愛的羅先生，爲什麼一堆破爛？我認爲我們非常落後於時代，但是我們有很不少的摩登特色：跳舞廳，兩個美國式的酒吧間。年青人，我將給你介紹作家樂南·維凡，他是我們新起的明星。我願你見見我的女兒，她才十八歲，她是不能忍受任何古老的事情的。甚至於連我也不……我很抱歉你怎麼挑上這個古舊的旅館。你爲什麼不讓我們知道你的光臨。

羅——爲什麼我必須讓你們知道？

市——啊，是罷，你還要繼續保持隱名匿姓。你想看看真正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我了解。我自己也願意同人民打成一片。但是，你真的一定要住在這兒嗎？我們在『英吉利』旅館替你留下兩個套間。

羅——什麼也不行。我沒有該死的法朗。只有一本支票和希望……

市——現在，現在。懇求您，不要這樣謙虛了。你是我們的客人。如果我們的款待不很豐富的話，請饒恕我們；戰爭毀了我們。歡迎像你這樣的一位客人，對於我們的城市是光榮的。（站起來）以市長的身份，請允許我在這兒歡迎你，在這古老光榮的區域裏，在我們的公文庫裏，我們保存着本城居民致永垂不朽的拉法耶特的賀文。歷史有它自己的倫理學：拉法耶特從法國到美國，而現在

美國遣送了友好大使傑米斯羅到了法國。（緊握羅的手）。

羅——當然，我知道你很不錯。以後我們再商量商量做生意的見解。我們美國人只相信『給予』和『獲得』。你這個人還不壞。你能够當一個美國人，甚至於當約克孫的市長。

市——想來很恐怖，你在這地方一夜睡不着。可是我以本市市長的身份，我很自私的感謝：我們的美國觀察家有機會來看看我們已經降低到怎樣『叫化子』樣子啦。

羅——我們美國人不喜歡叫化子。當一個人沒有錢的時候，他至少要裝着他有。一塊錢賺出來另外一塊錢。金洋決不喜歡空口袋的。

市——我們有一個理由：戰爭毀了我們。真的，我們這城市雖沒有什麼大戰，但是我們被轟炸十八次，第一次被德國人轟炸，以後被聯合國炸的。

羅——那是一個解釋，不是一個理由。戰爭應該在離家鄉盡可能遠的地方進行，然後，再從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去評定它們。我們曾在諾曼底作過戰，現在我們正在中國作戰，明天我們也許會在北極什麼地方作戰。這是辦事的方法。而在家鄉作戰是狂妄無禮的。

主——講的非常之好。如果你不在意，我要在我的報紙上用它寫一篇文章。

羅——好好去寫吧。噢，對了，我說了這麼多的話，弄得我們喉嚨都乾啦。（按鈴）當我到這個城市裏來的時候，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我應該教育教育法國人，而我們美國人是能够隨機應變的！（有人敲門。段洛進。）喂，請給我們拿一些白蘭地來，行嗎？你們到底等着誰呀？美國的援助？

段——我特來問好……抱歉的是我的工廠並不出產白蘭地。我們的特產是橘香酒……

市——請允許我給你介紹：這是我們的一位市參議員，鼎鼎大名的『戴氏父子』酒廠的董事……

羅——拿那個箱子當一個坐位吧。我對於董事特別喜好。
(侍者進)。

市——請給我們拿一瓶橘香酒來，自然是要『戴氏父子』工廠的出品。

羅——這很不錯，在你們的參議會上能有這樣德高望重的人物。一位製酒的人是有嚴肅的人生觀的。

(侍者拿着一瓶酒，幾個杯子進。段洛酌酒。)

市——讓我們為我們的偉大普濟的美國尊貴代表乾一杯。

羅——(對段) 喂，你為什麼不喝呢？

段——我的醫生禁止我連聞一下酒味都不行。有一個時候我喝酒，喝的太多啦。那些共產黨員老爺們搞的我得了慢性『肝火旺』。

羅——我們那位約克孫市長狂飲威士忌酒，却讓我們其餘的人喝牛奶。你們的方法我較比滿意。(喝酒)。喂，這稍稍有一些雞尾酒的味。知道雞尾酒是什麼嗎？一種氣油和飲用的酒精及香油的混合物。

段——我們的酒廠維持了法國文化的榮譽一百零十一年。那些共產黨員們阻止我們從西班牙搞到橘子皮，所以不能責備我們酒出的不好。如果你能和我們的部長們商量好這件事，羅先生，我也許能夠拿一些真正戰前的橘香酒來款待你。

羅——(心不在焉的，在牀頭擺弄他的脚) 對的，我看看我能夠做些什麼。

(有人敲門。李夏爾進。)

市——（急燥的）請讓我介紹李夏爾先生給你，市參議員，商會主席，有很多不動產。

羅——請坐。現在我明白了，你們爲什麼把這兒的牀做得這樣寬。我們能够很舒適的舉行一次市參議會。（對李夏爾）有不動產是一件好事情。一位有不動產的人永遠是走運的。你買的，還是建築的？

李——坦白的說，都不是。『上帝幫助我的』。

市——是的，羅先生，我們的朋友李夏爾是一個施過堅信禮的天主教徒。他說他相信上帝。

羅——那很好。沒有像宗教這樣能幫助一個人賺錢的啦。我看不清楚宗教和不動產之間的關係。在約克孫老家人們給上帝建築房子，而我決沒聽說過上帝給人們建築房子。

李——上帝給的，他們說，這就是『上帝助我』的意思。戰前我小心謹慎的賺錢過日子。請問一間我們這城市任何的一個人，他們會告訴你的，我是一個最忠實的人。後來德軍佔領期間的黑暗日子到來了。唯一支持我活着的希望就是盟軍即將登陸。對於德國人，法律也不存在啦，他們將非亞里安人種後裔的房屋都搶走了。拿走這些房屋，替法蘭西，替我們的孩子們保存下來這些房屋，是我的義務。是的，我能够成爲本城最大的房產家，都是上帝的意志。

羅——我想我已經錯怪了法蘭西。我會想你們都是玄學家，而我發現你們當中有一些道德高尚的買賣人。這種天意的預見也會很靈便的光臨到約克孫。我很高興，看到你們的市參議會裏面包括着本城的精華，而不是一羣兇手。

市——噢，有一個時候，我們的市參議會被許多真正的兇手把持着。你知道他們給市政府大廳前面的廣場起了一個什麼

名字？斯大林格勒廣場。可恥的！要我的命，我也不習慣這種思想，生活在斯大林格勒廣場的思想。過去一直叫退耳廣場，而這些兇手們，我的意思是說那些共產黨員，竟敢大胆的給這城市大廣場起了一個布爾賽維克名字。在最近一次的選舉，五個政黨，不算最小的一個，聯合起來。我們投的票佔百分之五十五。自然，我們將那些兇手們從市參議會趕了出去。我告訴你，那是一個非常激昂的時期……

（有人敲門。青年作家欒南·維凡，提着一個非常巨大的箱子進來）。

市——啊，這是我們的青年聞人，作家欒南·維凡。他的小說得到『南方星章』獎金。

羅——喂，一篇小說？噢，你是寫小說的？喂，那得到報酬嗎？你的那一個公文箱比一位大臣的還大一些，我想那裏頭大概有五本新的愛情小說。喂，我認爲寫作也是一種不錯的生意。我個人從不讀書的，我沒有時間，而我在約克孫的姐姐簡直想吞掉它們。她有時候給我講那些書。噢！她讀過一些滑稽的……（大笑）但是順便問問。年青人，你賣了多少本呀？

作家——八百本。

羅——不多。我能够看出來你們這些人實在境遇不佳。但是，不要難過，我們要幫助你們的。我要利用我的勢力。我們國內有一位女作家寫了一篇小說，名叫『雞蛋和我』。她賣了八百萬本。這是關於一對已婚的年青夫婦的故事，他們着手經營一個雞場，整天吻着雞蛋，並出賣雞蛋。這真是一個投機！你的小說叫什麼名字？

作——『阿爾規威雅德的狗尾巴』。

羅——狂妄無禮。我很願意幫助你們人民，但你們是真落後。

你的臭玩藝的名稱。『什麼尾巴……』？你剛說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作——阿爾規威雅德。他是一位古希臘人。他想激動他本國人的幻想，便把他的狗尾巴切掉啦，那條狗使他受到七千希臘銀幣的損失。

羅——你把什麼都混爲一談啦。你一定喝了很多這種氣油和飲用的酒精及香油的混合物。我們沒有給希臘人任何慘痛的銀幣，我們給他們金元，成千百萬的金元。無論如何這不是成名的辦法，年青人。你的希臘人再不會知道一件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約克孫，一位保險公司的代理人買了一所房子，把它點着啦，雇了一個黑人站在火當中大聲叫：『我沒有保險！』他給那個黑人的寡婦三千金元。而你的小說是什麼的？狗？

作——（一種感情受傷害的聲音）我描寫一位二重性格的人的下意識世界，一位思想家他在一個象牙做的塔裏面追求真正的精神自由。我的小說證明心理分析超過所謂現實。

羅——我奇怪你能賣出那麼多本。誰聽說過用象牙做成的塔？當人民住到像你們這樣狹窄的一個地方，他們不能夠從事這樣無聊的事情。你們應該做幾個澡盆來代替寫關於狗的尾巴。

市——我們的朋友還是很年青，他還不知道生活。我常常告訴他必須和人民接近，和羣衆接近，和現實接近。以一個老社會主義者……

羅——說的是什麼？一個社會主義者，喂？到底是什麼？這種搗霉的觀點比關於狗尾巴的小說還糟糕。當本市的市長事實上是一個共產黨員時，你們怎麼能期待美國人的幫助？狂妄！

段——（對市長）你知道，我的親愛的朋友，你不能再當騎牆派啦。羅先生將問題講的挺清楚：你們要跟着誰，美國還是共產黨員？沒有『第三種力量』這樣的事情。佛朗哥將軍說……

市——等一會兒，段洛先生，讓政黨的感情顛覆整個美國的援助計劃是沒有益處的。我很願意向我們親愛的客人解釋一下，我們都是期待美國的。自然，世界上有一些鄙賤的社會主義者……。我知道有一位波蘭的社會主義者，他公開的擁護共產黨。但是，總而言之，那是在東方，出產野蠻主義和暴政的地方，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者都是有文化的人民。我是第一個提議將那些共產黨員們趕出市參議會的人。請問段洛先生，誰使得他的工人們不再繼續罷工。

羅——如果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那不就是說，你威脅着私有財產嗎？

市——沒有那樣的事情，羅先生，請看一看我：我看着像一個兇手嗎？我自己有一個舖子，名叫『南方婦女商店』，出售長袍，襯衣，零星雜貨。你真的想我要威脅我自己嗎？

羅——如果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那你爲什麼還說自己是一位社會主義者？

市——你自己說的我們應該有兩個政黨。段洛先生和李夏爾先生贊成美國，並且也贊成佛朗哥將軍。我們老社會主義者只相信美國。我們相信自由的火炬。我們的民主。你們的金元。自然，佛朗哥將軍的政綱是不錯的。可是，將軍對我們能有什麼用處呢？要是我們不用他，可以實行他的政綱的話。我們有自己的歷史背景，我們自己的傳統。我們的人民習慣用這個字眼『社會主義』。而你

只有給人民一些東西。我們正在爭論什麼呢？謹謹是名字……

羅——當然，一個名字不能表現什麼東西。我們不願意干涉別人的事情。至於你們的歷史，我極願意以後跟你們談談關於你們的『獅子』的事情。我聽說是一個歷史遺蹟。如果你問我的意見，我以為它更像一隻龍犬，而不像一隻獅子。不過我們以後再注意它吧。你說的很對，名字算不了什麼。這兒這位年青人也許管他的書名叫『狗尾巴』，如果是寫的關於一對年青夫婦擺弄雞蛋的故事，他也許在美國能賣到八百萬本。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稱呼你自己為社會主義者，可是在這方面你並不是一位壞市長。在我們約克孫老家，我要向人民介紹你。因為你說你不反對私人創造，讓咱們再乾一杯吧。

市——我願意來舉杯慶祝。我們知道整個的美國是急於要援助整個的法國的，可是這位遙遠的約克孫城的偉大代表爲了我們，光臨此地，我們爲明天伸向我們古老城市的慷慨的約克孫的手，乾一杯。（都碰杯）

羅——什麼地方，我能買到一些美國香煙？

作——（從他的公文箱子裏拿出來約二十盒香煙）你喜歡什麼牌子的？**Camels, Chesterfield, Lucky, Strikes** 還是 **Philip, Morris**？

羅——你一定是一個煙鬼！

作——不是，我不吸煙。但你知道，文學的收入並不豐富。那個獎金是有名無實的，是用一張破紙印的證書。我只在夜裏寫作。白天我工作。我跑黑市。

羅——你們的黑市擺在什麼地方，在那個廣場上？

作——噢，不對，就在我這公文箱子裏。長統襪子，香煙，巧格利糖，潘尼西林——從豐裕的美國運來的禮品。我在

馬賽從你們的老客手裏買來的。

羅——這樣說來，你並不像你外表那樣拙笨。要是你問到我，我認爲出賣長統襪子還要比寫關於什麼一位古希臘的狗和狗的尾巴好些。一切的商業都是值得尊敬的。我們的總統說：『商業是進步的一個保證。』

（桑皮尼侯爵進，一位肥胖的，黑臉黑頭髮的人，非常像大仲馬）。

侯——（微弱的聲音） 早安，諸位……我正想請你們到我的別墅去打獵，但是，不幸得很，桑皮尼侯爵夫人身體欠佳……最近的政治發展引起她的痛風病復犯……我非常疲倦，我走着來的。我的馬跛了，我又不能等待火車或公共汽車……

市——（對侯爵） 我非常歡迎你的光臨，侯爵先生。我正準備陪着我們的外國客人來了解了解我們的城市，只有你能够將高等社會介紹給羅先生。（對羅）我是一個老社會主義者，但是我深深的敬愛偉大的桑皮尼家族的名字。侯爵非常懇摯的同意參加我們的市參議會。

羅——（注視着侯爵） 喂，讓我看你的手。

侯——好的，這是一個真正的私印戒指。我祖父從路易·菲力普那裏得來的。

羅——誰管你那私印戒指。我對你的指甲有興趣。

侯——我的指甲是到本城最好的修指甲匠那裏拾掇的。

羅——我不管什麼修指甲匠。修指甲對你也沒有好處……

侯——請原諒我，我不了解你正談論什麼？

羅——我知道我正在談論什麼。你的祖父在什麼地方住？在安的列斯島，我敢打賭。

侯——不是，在我們家族的封地上。

羅——你的祖父更糟糕一些……

侯——我不了解你……你好像在懷疑我這人。我已告訴過你，我是桑皮尼侯爵。

市長和其他的人——他是桑皮尼侯爵……

羅——在我們國裏，他這種人是擦鞋的。哈，來吧，給我擦擦。（推了侯爵一下）我不能忍受黑種人。

市——羅先生，你弄錯了，我們都是多年以來認識侯爵的……

羅——在這一點上，我決不會錯的。我有很多經驗。可是他有一個黑白混血種人有的紫色指甲。在約克孫也有一個人，一位律師，白皮膚，臉上有雀斑。他搞了十多年法律，娶了一個白種女人。有人懷疑有什麼事情……但是我看了一下他的指甲，我知道……你知道他是什麼人？百分之百的黑白混血種。他們把他吊在一個樹上，這個私生子，他竟敢娶一個白種女人為妻子。哈哈。

（市長的秘書蓋斯東進。一位憔悴的，善於逢迎的人）

蓋——先生們，請原諒我打擾你們。有一個本市工人代表團來到了市政府。他們要求增加工資。他們以繼續罷工來威脅。

市——你們也許能夠聽到非常愉快的消息。並且，我正忙於一件關係國家大事的事情。你走吧。（蓋斯東下）

羅——我簡直再不能相信你們任何人啦，你們曾經檢查一下那個人的指甲嗎？他也許是黑種人，儘管你們都認識他。

段——他比黑種人還要壞，他是紅的。前天，我看見他跟一個女共產黨員在一起。他們正在吃冰糕。（對市長）你還不趕快讓市參議會全體人員集合起來。整個的城市都是一樣的。要是他們開始罷工，罷工馬上會開展到我的工廠。這是一次大混亂。你知道馬里洛在本城，這就是說，共產黨員現在隨便在什麼時刻都可以開始行動。

市——我承認情況危險。但是用不着誇張這危險。

段——打牌的時候，你總怕叫黑桃，黑桃。現在三天以來舖子裏都沒有什麼麵包啦。我不知道你將如何跟你的工人們說話？

市——我要告訴他們羅先生的慷慨的意思。是的，要是我們的親愛的客人同意給我們援助，我們能以將這個城市從可怕的災難中拯救出來。我不談論一般的援助計劃。那是政府的事情。但是爲什麼美麗的約克孫城不來援助我們的城市？我們給你們拉法耶特。我們可以專門的買美國貨。我們將要償還你們……羅先生，你爲什麼不說話？

羅——哈。我告訴你們以後再商量商量生意。你特別喜歡饒舌，都是些玄學家。我們美國人講生意，不說廢話。人對人。懂我的意思嗎？

市——照例你是正確的。飯後在我家裏，我們將繼續談話。你現在一定會很餓的了，我的太太盼望你去吃飯。我的女兒也正熱情相待……

段——段洛太太讓我告訴你，她很高興你能賞光接受我們的邀請。

李——上帝呀競爭起來了！但是，我胆敢希望羅先生將同意參觀我的茅舍……

市——現在，這是不公平的。羅先生的駕臨，是我通知你們大夥的，而現在你們想毀掉一切。你們知道本城的命運存亡攸關嗎？我是市長，還不是市長？

段——在我看來，羅先生，你頂好跟我談談，自然，我不是市長，我只是他的第一代理人。可是我們在市參議會裏面是佔大多數的。李夏爾先生可以替我證明。

李——我能證明。感謝上帝恩賜，絕對大多數。

段——我們是法律秩序黨。你不要忘掉市長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你知道你決不能依靠社會主義者的。由於尊敬他的灰頭髮，我們推他出來當市長，如果我們願意，明天我們就能够換掉他。撤銷一個社會主義者，你們必須尋找出共產黨員的一些什麼……

市——我有『共產黨員的一些什麼』！這太過份了。你自己忘啦。我屬於那一個集團，對於羅先生，都是一樣。對於他，我是市長。而你們是誰？我的代理人。就是這麼着。

李——我有一個妥協的建議，不知羅先生能否答應。他不必到市長那裏去，或到他的代理人那裏去。這是兩個極端。以商會主席的資格，我謹表示出我的謙恭的願望。上帝將引導着你上我這來，親愛的羅先生。

市——不要聽他們的！你知道李夏爾先生是誰？戰前他有一個露天小雜貨攤。他是一個什麼也不是的人。

段——哈，我不知道你將怎樣說我？本城再沒有更值得尊敬的人啦。我的工廠有一百零十一年的歷史。我在這兒代表佛朗哥將軍……

市——很好，我要跟羅先生解釋一下，爲什麼你不是市長而只是市長助理的原因；在貝當……在那個時候你是個市長……

段——那時候你可是向封·蕭貝爾格爾『鞠躬如也』呢……
(騷亂。市長從他的口袋裏拿出一條三色圍巾，繫上他的腰部。)

市——以法國共和國的名義，我邀請約克孫城的代表到我家吃飯。

羅——好的。我同意。段洛先生，以後我再去看你。到你的『茅舍』，先生，你名字叫……『上帝助我』。我要

研究研究關於你們橘子皮的事情，我能幫一些什麼忙，以後再說吧。我們美國人超越一切的政黨之上。但當前我有一點小事要辦。以約克孫城代表的身份，我一定要跟本城的領袖們講講話。我相信我們將達成協定。（挽起市長的手臂），我們美國人知道怎樣獲得，並且我們知道怎樣給予。

主——羅先生，我能否告訴我的讀者們，約克孫有希望予我們這長期受苦受難的城市以援助嗎？

羅——哈。我和市長一會就要討論細節。

市——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機會！你可以告訴你的讀者，市參議會的社會黨提議重新給斯大林格勒廣場起一個名字，叫傑米斯羅廣場。（全體鼓掌）

羅——那個廣場沒有什麼關係。就是那個龍犬。

（幕下）

第四幕

市長住宅的起居室裏。帶百葉的法國式窗子。室內滿裝家具，花瓶及塑像。牆上掛滿帶鏡框的像片。羅把腳擺到一個低矮的桌子上，正在喝咖啡，和市長空談。

羅——喂，你說這把安樂椅是那一世紀的？

市——羅先生，你簡直跟我開玩笑。自然，我們在法國的人是非常落後於時代的，可是我是『摩登』傾向的一個大信徒。我崇拜一切新的東西。雖然我是一個老社會主義者，我很願意獨出心裁，我讚美大胆的奇想——慕天樓，戴高樂，……我的太太在戰前剛買的那把安樂椅。差不多是最新式的……

羅——（站起來，拿起一個塑像）也許這是什麼古希臘的？

市——噢，不是！這是我那舖子『南方婦女商店』的出產。我賣掉了九十來個像這樣的迷人小姑娘。好玩的很，她不挺好玩嗎？本城有一位青年太太非常像她（小聲）她的名字叫蒲蒲兒。一個小魔鬼……

羅——狂妄無禮。爲什麼你沒有什麼老油畫？例如拉斐爾的？

市——我向你保證，羅先生，我總是跟上時代的步調的。牆上掛的那些照片都是我們這時代偉人的肖像。

羅——（指着一張照片）你的姪子？

市——不是，所有我的家族的照片都在臥室裏面。這是共和國棟樑的肖像。（從牆上拿下一張照片，把另外一張蓋在底下）。這是雷諾的。

羅——哈。底下是誰的？……

市——（拿出來第二張肖像，底下還有第三張）這樣放着，更

方便一些。一切皆備。還是讓雷諾在上面吧。旭丹第一個掛在那兒，後來是賴伐爾，後來是貝當，而現在又是雷諾啦。這上頭是拉馬第，在拉馬第底下我有一張達拉第的照片。從前我把達拉第放在上頭，而拉馬第在下面。旭丹多半又要到上邊去啦。但是我想我還是把賴伐爾完全拿出來吧，他一度被判徒刑過，他再不會組閣啦。貝當是另一回事。因為你們都知道，貝當也許還可能當總理。現在我不知道鏡子上面掛誰好。這是這屋裏最顯眼的地方。你想我應該把誰的掛在那兒，總統的，還是將軍的？

羅——當然是總統的啦，一位真正廉潔公正的人，美國聯邦的總統。哈。

市——我想向你索一張你的照片。我們要把它掛在市政府大禮堂裏。今天晚上我們舉行一個特別會議，贈與你一張本城名譽公民的證書。

羅——（掀起百葉窗，露出廣場的全景及一個持盾的古代傳令獅塑像）喂，那個老犬在那兒幹什麼？那個看來怪頭怪腦的畜牲，你們管它叫獅子？

市——我們會想把它捐贈給博物館，樹立一個真正的紀念碑來代替。從格里諾博來的一位彫刻家出了一個主意，要用一個手持燈籠，胸部非常漂亮的半身小婦塑像來代表共和國。但是本城居民不答應。

羅——盾牌上刻的是什麼字？

市——『Non licet』，『不許投降』。我在小學時念過的。多少年以前，我們的城市被敵人圍困着啦，居民遭受到飢饉和瘟疫，敵人讓他們投降，但本城居民聚集在這廣場上，回答他們：『不許投降』。

羅——狂妄無禮。當一個人住在一個巢窟裏，用什麼『不許』

或什麼不是『不許』來欺弄自己，是毫無意義的。你確知這老犬是十五世紀的出品嗎？也許他也是你的舖子裏出產的？

市——嘿，羅先生，這個獅子是我們這城市的歷史名勝之一。從巴黎來的一位專家在『兩世界雜誌』（註十）上寫了一篇關於這獅子的文章。如果你願意，我將我們保管文件的人介紹給你……

羅——我沒有時間搞這些無聊的事情。如果我有一個像那個老犬拿着的盾牌，我的格言要用：『時間就是金錢』。我在這兒呆了三個鐘頭了，而我們還沒有開始談到生意……

市——但是我們已經吃過飯。我的妻女與你交際極感興趣……在凡爾登，我們曾為民主的理想而戰鬥。而最近，在本城附近，勇敢的遊擊隊員……

羅——喂，你把我當作什麼啦？我不是一個作家。不管是關於狗尾巴的或拉法耶特，我都看着毫無價值。一百噸小麥，你滿足嗎？十二噸糖？二十萬桶猪肉臘腸？這不是一次的合同嗎？喂，你為什麼不說話呢？

市——我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你的慷慨壓倒了我。你的大度征服了我。你……

羅——不要感謝我。謝謝約克孫的公民吧。

市——我想我們將要給愛彌兒·左拉路重起一個名字叫約克孫路。這是本城最好的一條路，我的舖子『南方婦女商店』就在那兒，從這條路一直通傑米斯羅廣場。

羅——我不管你那些街道。你搞的街道太多啦，你大概要有一大堆重新起名字的街道在這周圍吧。你想約克孫的人民關心你們賣女人襯衣的街道叫什麼名字嗎？我們美國人並沒有懷着野心。我們願意創造，而是無名的創造。

不久以前我們在約克孫有一個『驚人週。』每人送出什麼禮品，電氣剃頭刀啦，咖啡壺啦，領帶啦，給其他的人。而你並不知道你的禮品是誰給的。

市——也許我們應該給約克孫市參議會送一個漂亮的藝術墨水瓶？

羅——啊，執紼子弟，約克孫又不是像你們這地方似的一個洞窟。約克孫是一個真正的文化城。我們城裏的人民根本不寫什麼，我們在簽支票時才用自來水筆。哈！

市——我們應該送一個銀瓶。

羅——誰要銀子？美國不是老處女。我們需要的又不是生日禮物。

市——你提議要什麼？

羅——咳，我們美國人記得我們的祖先有一個時候會生長在歐洲。每個美國人在他的心裏熱烈的懷念着舊式的歐洲古董。爲什麼你們不把那個獅子送給我們？你們可以一舉兩得：第一，你們去掉一個礙眼的東西，第二，感動了約克孫公民。

市——但是，我不知道……總而言之，那是一個歷史紀念物……

羅——怎麼樣呢？一個獅子又不是一瓶拿破倫的白藍地酒，它不會跟着年代越來越值錢。總之，我毫不注意那個獅子。但是，我看，你我正在消磨時間。你是一位老社會主義者，一個無聊的人。那位有利久酒的紳士，我對他印象很好。

市——不要說那些，羅先生！段洛不過是我的代理人，他不能決定什麼事情。我是市長，我負責來辦。一百噸小麥，你說的？

羅——哈，還有十二噸糖。二十萬桶豬肉臘腸。不多，不少。你把那老犬包上。今天晚上我離開這兒，我要帶上它。

勞你大駕。

市——（緊握羅手）謝謝你，親愛的朋友！你想像不出來當一個市長多麼的不容易！而且在這樣恐怖的時代……人人都說今晚就要開始罷工。有謠言說馬里洛在本市呢。我要盡力安定人心。一百噸小麥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談判。麻煩的是，他們現在再也不相信誰啦。我們正在懸崖的邊上。我感到有些頭昏眼花……

羅——哈。那香檳酒讓我……（打哈欠）離你們的那個搗毀的典禮還有多長時間？

市——還有三個鐘頭。在這時候你可以休息休息。（放下百葉窗。羅兩個腳擺在桌子上睡着啦。市長顛着腳尖走了出去。市長太太進，一位豐滿嬌媚的主婦，穿着一件絲製黑衣，後面跟着市長的女兒馬爾戈，一位非常精神的漂亮小姑娘。馬爾戈一看見睡着的羅就吃吃笑起來。她的母親制止她。）

市長太太——（小聲跟馬爾戈說）哈，我想他在打瞌睡。現在，什麼事全靠你啦。他能夠讓你快樂的。他告訴我他還沒有娶親。一個美國光棍——多麼讓人心跳啊！你決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了。想一想，跟一位從約克孫來的人結婚！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你知道『美國』是什麼意思嗎？百老匯的燈光，不用配給證就可以得到奶油，貂皮大衣，長舞衣，你馬上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重要的人物。看他把腳擺在那兒……

馬——如果你弄一個豬到桌子跟前來，那可憐的東西也會把它的腳擺上去的。

太——你那說的什麼話？爲什麼『可憐的東西』。

馬——因爲一個豬不會坐到桌上去的，可是如果你弄它到這兒，

它要把它的脚放上去的，因為它不知道這有什麼區別。

太——你說這樣無聊的話，討厭，馬爾戈，記着，我必須穿衣服去啦，你爸爸正在準備舉行典禮的事情。你就呆在這兒吧。他醒的時候，好好招呼他。記着這是決定你整個前途的時候。想辦法感動他，不要發糊塗：現在這個時候，金錢比美德還重要……

（市長太太下。作家上）

作——（小聲跟馬爾戈說） 睡着啦？

馬——你用不着小聲說話。他喝醉了，現在他睡的很熟。城裏有什麼新鮮事情？

作——倒霉。街道上滿是喊口號的人。我不想聽。自從薩特里證實『人民的道路』和『自由的道路』已走向相反的方向，我避免參與一切的公共生活。昨天，我也受叱責啦。警察正開散了工人，有一些人正追趕另外一些人，我意外的也挨了一下子，但是我並不在乎。我甚至於都不停下來問一問一切的騷動是爲了什麼。我毫不猶豫，堅決的不參加國家大事。馬爾戈，昨天晚上我寫下一些錦繡文章，我證明精神上頹廢的一切好處。……

馬——談到頹廢派，你又賣給我一些搗霉的襪子。這是第三雙啦，一穿上，就破啦！

作——當你跟一位作家談話的時候，我請你不要想關於長統襪子事情。像魯奴斯（註十一）一樣，我有兩個臉孔。我知道那些長統襪子很糟糕。我的美國人是可怕的騙子手。而你的腿像美拉米樹林裏女神的腿一樣。馬爾戈，你知道什麼，我離開你，不能活着。（吻她。她打他的臉）。你爲什麼這樣的頑固？你跟我私通不比跟這兒這個原始標本私通好一些嗎？我有美國襪子，和一個複雜的法藍西靈魂。我可以從審美學方面和戀愛學方面教育

你。我要把你變成一個老練的超現實主義者。我以一個現代最優秀的弗羅意德主義信徒的資格來講這句話。馬爾戈你知道什麼？你離了我，也不能活着。（吻她。她又打他的臉）。

馬——另外一個詹奴斯的臉呢？

羅（醒）開始了嗎？

馬——什麼？

羅——我想有人放了一槍。

作——作夢總是從現實來的。你夢到關於戰爭的？那意味着今天晚上有一位漂亮的女人要吻你。

羅——哈。喂，再給我五盒煙，路上抽。（拿着煙）你那兒還有什麼東西？長統襪子？潘尼西林。巧格力糖？不，我想我什麼也不要了。那條老狗的尾巴怎樣啦？哈？你的希臘人進行的怎樣啦？

作——我最好問問關於希臘人的事情。但是現在在舉行典禮以前，我必須剃剃鬍子。

羅——喂？

馬——喂什麼？

羅——那詩人說今天晚上有一位美麗的女人要吻我。他不會說的是你母親吧？好的，我等着。這是一個機會，你可以表示出一些創造力。喂，喂，你不跟我說你害燥嗎？自然，我不了解你怎樣感覺的。男方，約克孫的私人代表；女方，一個法國小城市的姑娘。但是我們美國人是單純的，我們不主張儀式。走吧……我簡直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想要擁抱她，而她躲開了他）。

馬——我剛費勁打了兩下，我的手臂都疲倦啦。然而你是一個美國人，約克孫的私人代表，在你臉上，一下普通的打擊不能給你一個教訓，而我也沒有學過打拳。坐到那兒

去。假裝咱們當中是大西洋，媽媽讓我一直招待你到晚上，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招待一位從約克孫來的紳士。我沒有交換貨品的報告，沒有威士忌酒，沒有口香糖。順便說，你也常嚼口香糖嗎？

羅——哈。你是一個不懂規矩的人，你不是嗎？我多少喜歡一些。總之，你是……如果我要娶你，你怎麼辦？

馬——我不是告訴你把腳從桌上拿下來嗎？你有兩隻特別讓人要吐的腳。

羅——喂，你怎能那麼辦？一個被毀壞國家的小城市雜貨商的女兒，一想到約克孫，就會心驚肉跳的。在這兒你必須走到市場去，你自己洗衣服。而在那兒，你會有一所自己的房子，一個真空掃除器，一個冷藏室，一個洗衣機器。

馬——聽着有些奇怪！把你的腳從桌上拿下來，可憐的傢伙！

羅——一點也不可憐，我有偉大的前途，我可以想像出詹姆看到那老犬時的臉色！但是爲什麼浪費時間談這樣無聊的事情呢？時間就是金錢。你接受我的要求嗎？

馬——你真滑稽！在銀幕上面，我也從來不相信存在着你這樣的人。

羅——你會後悔失掉一個當羅太太的機會。

馬——哦，不，我不會。你玩弄我直到現在，和你做伴十分鐘，我都忍受不了。請告訴我，在美國，是不是很多像這樣的？

羅——我不了解你。像什麼？

馬——別的可憐的人……像你。

羅——小姐，你扯的太遠了。每一個可憐的美國人都要比你們這周圍的要飯的富。在約克孫老家……

馬——現在不要嚼口香糖啦！

羅——你有些神經過敏。你要是不小心點，我要扯你到非美委員會去。

馬——豬！

（市長太太進）。

太——哎，交頭接耳！年青人，愛情的開始，極樂的時候。我怕我闖了進來。我沒有驚動這一對鴛鴦鳥吧？繼續談吧，我不打擾你們。（下）

馬——恭賀你！你又有一個新頭銜：一個被驚嚇的小鴿子變成爲一個咀嚼的豬。

（作家進）。

羅——談的全是關於法蘭西，文化，巴爾扎克，拉法耶特，福利·拜爾歇爾的！——這位市長小姐在這兒的舉動像一個女招待似的！

作——他們都是一樣的。都是市儈。這兒不能容詩人，也不能容商人。羅先生……

羅——嘿，我從你那兒拿了一些香煙，你把這些長統襪子拿回去吧。我本來想把它們給這位小姐的，而現在沒有什麼用處啦。

作——我不是以一個商人的身份來接近你的……

羅——以一個詩人的身份？爲了上帝的原故，不要，像那樣的，我够頭痛的啦。

作——不，以一個人的身份。我求求你，我懇請你——你把我帶到美國去。第一點，這兒的羣衆侵犯了我的聖地。第二點，我厭倦了這樣叫化子似的生活。第三點，我現在害怕屠殺不定在什麼時候就要開始啦。我聽說你要把獅子帶走。現在，他們替你把它裝到一個箱子裏。我連獅子還不如嗎？我是一位詩人，那就意味着我也是一個歷史遺物。如果須要的話，我要用十五世紀的風格來寫

作，我什麼都能做。請把我裝到箱子裏去吧。我懇請你。我用不着護照或驗訖，我能寫廣告，我可當你的男僕，你的馬夫，你的黑奴……

馬——（掀起百葉窗） 怎麼啦？獅子沒有啦……你真的要把它拿走？

羅——哈。

馬——真討厭，你真敢？爲什麼你非要我們的獅子。美國沒有地方放它。請聽我說，把獅子留下吧。用他代替，（指着作家）。他剛告訴我，我們彼此離開，便不能生活。而你是不是知道，我多麼厭煩他，幾乎像厭煩你一樣。他賣搗霉的長統襪子，寫卑鄙的書，並且總也不讓我清靜下來。把他帶走。我向你保證他在那兒，會十分適合的。他能够當偉大的約克孫的私人代表。真的，他不嚼口香糖，或把腳擺到桌子上，我向你推薦，他會學習的。他也是一個可憐的人，只是他沒有在美國生活過，所以他沒有一個機會顯顯他的本領。請把他裝到箱子裏去吧。

作——請把我裝到箱子裏去吧！

羅——不可能。有這麼一部份！你知道：移民部份，有很多，很多的巴威人，很多的法國人，和坡托·里科人。美國不是一個旅館，像法國似的。美國是一個天堂，可是你不是移民部份，便不能進天堂。你最好到你們的那些希臘人那兒去吧。

作——（走到門前）『雞蛋和我』。唉！（走出）。

（智利領事進）。

領——（問馬爾戈） 我沒有弄錯嗎？這位紳士就是美國觀察家？

馬——就是他。私人代表，等等。（跑出去）。

領——特來致敬。我是名譽智利領事。

羅——智利？

領——智利。你的同盟國。我聽說你到這兒有事情，我說的對嗎？我也許對你有些用處。我們也許能一塊兒工作，甚至一塊兒說話。百分之五十五的有利益。

羅——不在乎那些。喂，你到這個垃圾堆來幹什麼？這周圍有什麼智利人嗎？

領——噢，沒有。而氣候怡人……

羅——誠然，你是一個有真外交護照的冒充領事。

領——噢，不。我是一個真正的名譽領事，總之，我不喜歡假代表。

羅——名譽領事先生，你沒有長個好耳朵。你彈錯了調子吧？

領——我從來沒有被看做音樂家，我比較更愛喜劇。

羅先生，你常到劇院去嗎？

羅——僅在經濟危機期間。我沒有時間幹那種愚蠢的事情。

領——可惜。有一些非常可笑的喜劇。在巴黎，我看過莫里哀的喜劇『如此醫生』。這是關於一個當舖小夥計冒充一個有學問的醫生的故事。可笑嗎？

羅——不可笑。

領——我看過一個俄國戲劇家寫的一個喜劇。這主題也許可以說是千古不朽的。這是關於一個大流氓裝作一個沙皇欽差大臣的故事。你怎麼喜歡像這樣的局面呢？羅先生。

羅——第一，我不喜歡智利領事的思想傳播到布爾塞維克劇本裏去。關於那件事情，我有些意見要到華盛頓去講講。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歡喜劇的話，我倒知道一個真正駭人聽聞的喜劇。是現在最流行的喜劇。這是關於一個贗造假紙幣的傢伙假裝一位外交家的故事。難道不滑稽嗎？名譽領事先生？

領——請原諒我，而我並不了解……

羅——請問蒲蒲兒，她會告訴你的。你的工作不很順利，名譽領事先生。你可以愛好這兒的氣候，而我擔心你必須放棄它。

（領事下。市長進。他穿着一件對襟衣服，繫着一條三色帶。）

市——我準備盛禮款待。獅子包裝起來。市政府大禮堂，全都準備好了。真正的歷史事件！我親愛的羅先生，你休息的怎麼樣啦？

羅——討厭。這兒什麼都討厭。社會主義者，臭蟲，你的女兒，領事，香檳，沒有用的東西，你。我不讓任何一個人誹謗我的好名譽……

市——羅先生，當然沒有人，敢這樣幹法。

羅——今天早晨我說過：歐洲應該被發現啦。現在，我認為還是留着它爛掉吧。

市——我知道你爲什麼這樣想法。就是鵝肉包子鬧的。和我一樣。我每次吃過鵝肉包子，它總影響我的消化，讓我不舒服……在舉行儀式以前，你還有時間休息一會。媽媽上那兒去啦？

（主編跑進來。他非常激動的。）

市——（對主編）發生了什麼事？

主——恐怖。我盡我力量做，但是沒有用處。我唯有跑掉。坦白的說，我不知道我怎麼能活着跑回來……

市——（小聲）不是要告訴我，比甘太太已經發現蒲蒲兒的事情吧？

主——你一定瘋啦！像這樣的時刻，你怎能想到那種無聊的事情？我要告訴你，他們幾乎害了我。他們要破壞我的辦公室。季里諾另外的一個眼睛又弄壞啦。感謝上帝，警

察來的正好……你爲什麼發起重新命名那個廣場的事情？他們對這件事情氣憤透啦。這是最後的一招……你知道他們現在在那兒呢？在愛彌兒·左拉路上！

市——在『南方婦女商店』外面？

主——不，在大飯店拐彎的地方，警察不讓他們再往前走啦。你只想你的舖子，可是我告訴你，咱們全完啦！我的耳朵還聽見他們呼口號的聲音：『沒有麵包』，『打倒觀察家』，『斯大林格勒』……現在你要自食其果啦。你們的狂妄思想……我想：爲了什麼重新命名一個廣場而死去，是非常愚蠢的。他們說總罷工一個鐘頭之內就要開始。

羅——不許罷工！你沒有聽說過塔夫特·哈特萊法案嗎？你好像忘了我今天晚上就要走。讓隊伍集合。你們的消防隊和水龍帶在那兒呢？催淚瓦斯怎樣了？我看你們什麼也沒有準備。這不是一個國家，這是一個魔窟。我要從約克孫給你們送毒瓦斯來，讓你們所有的共產黨員都忘掉共產主義。哈，現在害怕是沒有用的，主編先生，如果你想寫作的話，你就會受累罪？（對市長）我乘的火車幾時開？

市——一點四十分鐘。舉行典禮以後，你還可以休息一會兒。

羅——我看頂好停止了這個會吧？

市——太晚啦，什麼都準備好啦。從馬賽來了一位記者。如果我們取消了它，我們好像承認那些兇手們已經戰勝了我們。作爲一個老社會主義者，我常常準備應戰。

（市長太太進）

太——爸爸，你說什麼呢？什麼戰事。他們已經丟了嗎？

市——丟了什麼？

太——我不知道……咳，那種原子……

市——現在，不要讓我神經緊張了吧。（對羅）請勿見怪。女人們不懂什麼政治的。

主——（在窗前）我恐怕爲了這些事情，我會發狂的。獅子在那兒？

市——在箱子裏。

主——什麼箱子？

市——一個普通的打包箱。但我囑咐他們非常小心的包裝。我沒有時間去告訴你這件事；市參議會決定把那獅子送給約克孫城。作爲我們感謝的紀念物。總之，一百噸小麥是不可輕視的。還有罐頭豬肉，此外，我和段洛在電話中商量過。他極贊成這意見。（對羅）他順便讓我提醒你關於橘子皮的……

主——現在，真的……沒有時間爲橘子皮苦惱……從現在的情況看來，他們是發狂啦，而當他們發現獅子沒有了……你應該知道這個遺蹟對他們意味着什麼……我不知結局……自然，我們有足够的警察……然而馬里洛在這兒呢……

市——喂，關於這一點，有一些誇大吧。今天早晨你才告訴我的，馬里洛已經被德國人槍斃啦，你已經虛構了整個事件以便集中壓力於美國。而羅先生，不用什麼壓力就給了咱們一百噸，你爲什麼來恐嚇我們？也許你現在在欺騙我呢？我不是李夏爾，我相信笛卡兒（註十二）的理性學說。我不想遵奉神秘主義。

主——我從來也沒有欺騙過你，現在我也沒有欺騙你。馬里洛已被槍斃啦。有一個德國文件可以證明，並且當場有人看見。我發出她還活着的假謠言，是非常的對。可怕的是：看來她好像真的活着。整個城市什麼別的都不談。我聽見在愛彌兒·左拉路上的那些瘋子呼口號：『馬里

洛來啦！』

羅——現在我知道你們人民落後到什麼地步啦。哈。起頭我有一點害怕。可是現在我知道由於你們都是懦夫，你們也漸漸害怕起來啦。你們怎能被一個死女人恐嚇着呢？全是迷信。我來告訴你們美國人是如何的英勇吧。我們敢於引用達爾朗這樣的人。廣島沒有使我停止下來。比基尼沒有使我們停止下來。我們什麼都能冒險。我們沒有承認阿爾巴尼亞。我們揭露了所有的赤色人物：賈波林（註十三）和華萊士。我們用暴力將蘇聯外交家趕出智利。我們告訴全世界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但是你們是神經病人，侯爵夫人和雜種！我給你送一整桶約克孫的嗅鹽，別抽鼻子吧。我們美國人還沒有發明長生不老，而這意思就是說馬里洛不在這兒。我在這兒，傑米斯羅，偉大美國的兒子。你們在這兒，我們永世感恩的債務人。板箱裡還有一個愚蠢的老犬。全部在此。而現在，媽媽，讓我挽着你的手，我們去參加這次搗霉的典禮吧。

（幕下）

第五幕

市政府禮堂內。蓋着深紅桌布的長桌。共和領袖的半身像戴高樂將軍及杜魯門總統的大幅肖像。一個蓋着木箱裏放置着一個有托座的獅子。市參議員們，他們的妻子和客人。李夏爾和比甘正在討論這回典禮的程序。比甘太太和李夏爾太太，這兩位惡毒的女人正在閒談。

李太——我不明白他們怎麼讓市長勾搭美國人？你知道，他們已經決定把馬爾戈許配給他嗎？我跟我丈夫談到這件事情，他說這是憑上帝的意思。

段太——男人家不懂得這些事情。我總不相信那位美國人會覺着馬爾戈可愛。他一定會注意到她有兩條什麼樣子的肥腿。然而，杜魯門決不會允許他的一位代表娶一位社會主義者的女兒……

李太——馬爾戈已經穿上了她的最新式長衣服。對於她那兩條大腿，這是最聰明的辦法。噢對了，你也是『新容貌』雜誌的崇拜者嗎？你不是嗎？

段太——我總是服從公衆的口味的。事實上，我的兩條腿是古典派的。我想你所喜歡的新式樣，就是要轉移別人對胸部的注意，是吧？

段——（對李夏爾）我們一定要把程序弄短一點。他急着要去趕火車。並且，這個時候不很湊巧。一個市長講話就足夠啦……

李——我認爲你也必須講幾句。新聞記者，在這兒呢。這次樸素的典禮明天會成爲世界新聞。我知道我們是暫時贊成社會主義者的，最好還是讓美國聽到法律秩序黨的呼

聲。我們不要讓美國人把我們的城市看做社會主義的鐵甲艦。對於歷史的透視畫會是一種歪曲……

段——但是，我沒有準備。我又不是天生的口若懸河。我也不能改進。你發言吧？

李——你是市長的代理人，你的講話有效力。我找到一張過去的報紙，上面有你一篇漂亮的演說。記得是一九四三年正月那位大流氓封·蕭貝爾格爾到達此地的時候。你只須掉換很少的字句，那篇演講就能非常的適合當前的典禮的。

（市長走近，聽到了李夏爾的話）。

市——意見妙極。真理決不會過時的。我親愛的朋友，我提議下列的程序：第一個你講話……

段——咳，太多啦……爲什麼第一個？

市——我必得贈授禮品以後才結束這回的典禮。那意思是你必得第一個講話，以後我進行正式的贈授典禮，他再致謝詞，我們要快一點。他很疲倦了。而，此外，誰知道那些兇手們正準備幹什麼呢？

段——噢，非常明顯。我想你最好準備一下蠟燭吧！

市——不要着急。我們担保不會受任何驚駭的。就這樣決定罷。你致開會詞。

段——我決不放棄我的國民義務。順便問問，你已經提醒過他關於橘子皮的事情嗎？

市——自然。

李太——（對段洛太太）我以為他不會真的娶她吧。她的兩條大腿像兩條大棒子一樣。

（門口騷擾的聲音很大。幾位市參議員阻止桑皮尼侯爵進來）

侯——我恐怕你們不認識我。我是桑皮尼侯爵。

參議員——市長的命令……（市長走近）

市——我求你不要固執了，侯爵先生。你必須知道我們的處境。完全是爲了尊敬大西洋彼岸的偉大共和國。我們才決定的……

侯——我已經聽說啦。你們已經決定第十六次重新命名這廣場。對於我，永遠保留着『格蘭德·普拉斯』廣場的名字，我會祖父給它起的名字。

市——侯爵先生，我求求你，不要固執啦……我們已經決定把所有的有色人民趕出市參議會……

侯——我不明白。什麼有色人民？

市——侯爵先生，你一定覺察出來這對我是多麼的棘手啊……總之，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我們已經決定取消你……

侯——你竟敢大胆侮辱我，一位法蘭西最老家族的代表！我會祖父是路易十八宮廷的老馬車建築匠，而你的曾祖父還得向他深深的鞠躬……

市——那都很對，侯爵先生。但是你要明白……你的指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指甲……（侯爵被推出去）而現在什麼都準備好啦。請入座。（羅進），我的親愛的太太們和紳士們！我宣佈市參議會贈送一件禮物給約克孫城的典禮現在就要開始啦。（樂隊盛奏。對樂手們。）唏唏……太快啦。我招呼我的代理人致詞。

段——（斷斷續續的念）我們古老的城市，曾經抵抗過多次圍攻的古老城市，關於這些事情，退耳廣場上的獅子可以證明，噢……斯大林格勒廣場……我的意思是說傑米斯羅廣場，以最大的快樂向已經證實爲領導世界者的偉大戰勝的代表致敬禮。封……先生，羅先生，對於你們的優良人種政策以及新秩序的那些原理，在那偉

大的著作『我的奮鬥』中已極光輝燦爛的概略的敘述過的。請原諒我，我說的是杜魯門主義，我們有最深厚的敬意。我個人極為快樂，有此良機前來感謝強國代表，那在伏爾加河岸戰勝布爾賽維克，而贏得極偉大勝利的強國……在……河岸嚇嚇的外交勝利……在哈得孫，和頗駝馬克彼岸，毀壞了共產黨抵抗最後的場所。法蘭西應知道如何的感恩，她知道她的命運與……的命運緊密的聯繫起來……這兒太黑暗啦……和美國的命運，而她囑託你轉達慷慨的哈利·杜魯門，他的肖像裝飾着這兒牆壁，我們真摯的欣賞。

（樂隊開始大奏），

市——（對樂隊）哈唏，太快啦，（對會場）請允許我說幾句衷心的話。作為一個老社會主義者，我和人民緊密的結合起來。今天本城居民所說的，不顧宗教信條，政治信念，社會或人種的（猶豫）哎……根源？他們要說一件事：『我們願表示我們對厚惠的約克孫的謝意』。我們是民主主義者，我們的格言是一切爲了人民，一切通過人民。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一致贊成該決議，以我們最珍貴的紀念物，我們獨立的標幟——過去曾在我們新近重命名了的廣場上站着的獅子，贈授給約克孫城。（喝水）

李太——他把他的那個醜傢伙嫁出去啦。簡直是世界醜聞！

市——我的天主教的朋友們每天爲每天的麵包祈禱。我，作為一個老社會主義者，不相信神秘主義，我相信改良與合作。可是，用崇高名詞表現我自己，我也爲麵包而祈禱。而現在約克孫給我們一百噸小麥。我們感謝你，用一個法蘭西的謝謝感謝你，我們大西洋彼岸的的朋友……讓這不屈不撓的獅子站在你們的大廣場上，就像五世

紀以來它站在我們的廣場上一樣。

(市長，李夏爾，段洛及其他的參議員喘息的，抬着它走向羅)。

段——多麼重呀！……我不能……我有肝病。

羅——(站起來)現在，你們知道那玩藝多麼重呀！要我同意拿走它，僅因我不在乎恩典你們這些人。它在約克孫將比在這裏賺得多。約克孫是一個漂亮的城市，因而像這樣的一件破爛辱沒不了它的。而這裏所須要的是建築正規的房屋——沒有臭蟲，沒有玄學家。(電燈滅)

市——(用他的手電筒照)請勿驚慌。我們馬上點起蠟燭來。
太——蠟燭！真妙！用蠟燭多時髦呀。……貴族的事情從來不用電光的……

李太——有一些女人更高興：在燭光底下臉上的縐紋就不怎麼引人注意啦。

羅——怎麼回事？

市——沒有什麼。保險絲斷啦……

段——市長先生，再不要提名道姓啦，不是保險絲壞啦，是共產黨員們，總罷工。

羅——狂妄無禮。你們馬上去阻止他們。逮捕那些共產黨員們。看來事實上更落後一些。今天我遇到一位不知羞恥的姑娘，關於西歐文化，關於偉大的美國，她一點也不懂。

李太——(拍掌)他說的是市長女兒。你們不能輕易的愚弄美國人的……

羅——詹姆告訴我說，你們這裏的學校，竟教各種各樣的謬論。哈，你們告訴你們的孩子們說他們是從猿猴傳下來的。你們最好告訴小孩說他們是從偉大的人類傳下來的。讓哥倫布說。讓哲佛遜說。讓杜魯門說。你們完全

落後啦，我在這兒看到一個擦鞋的黑奴，而這兒的市長稱呼他侯爵。比巴比倫還壞，簡直是混亂！你們會得到小麥的。我敢保證。遲早的問題。可是我們美國人不準備讓你們照着自己的道兒吃掉。觀察家們就要來啦。不像我。更頑固些。不止是兩天，而要呆二十年。你們得停止空着肚子搞戀愛，你們得停止寫詩。我們要教給你們工作。這個獅子走向新世界。新世界將遣送馴養獅子的人到這兒來。哈。希望你們學會賺錢。我要跟市長握握手，他也許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可是他並不像這樣一個壞人呀！（和市長握手）

市——音樂！現在該大奏樂的時候啦。

市參議員——太遲了。樂師們已經罷工啦。

（街上傳來遠處羣衆嘈雜聲）

市——（對段）我們應該給亞威濃打一個電話，派一些坦克來。

段——電話不起作用啦。也許李夏爾先生可以把他的『上帝』請出來做一些事情吧。

李大——我想盡是這樣的事情，我就要死啦！

段——我用不着勸阻你，掘墓人也在罷工呢。

市——我親愛的朋友。我求你們所有的人都安靜下來。這是烏烏雲霧氣，來了又會散的。剩下的主要事情是：約克孫向我們伸出援救之手。有美國當我們的後台老板，我們不會滅亡的。羅先生，我說的對嗎？

羅——哈。到底怎樣，我帶着這老犬趕到車站嗎？

段——麻煩什麼！火車也不開啦……

羅——（坐到包裝獅子的箱子上）該死的國家！

市——我們用一個小小的音樂晚會使我們這快樂的夜晚緊張活潑起來。傑可歸特小姐好意的答應我們唱一個歌：『我

早就愛上你啦……』

傑小姐——今晚上，我沒有怎麼準備。可是如果你們一定要……

(唱)

我早就愛上你啦，
我愛你過遲，
我的憂鬱的小鳥兒，
我的靈魂的伴侶……

(她的歌聲被吵鬧打斷。蒲蒲兒衝進禮堂，和企圖阻止她的一些參議員抗爭。)

市——可恥的！誰讓她進來的？馬上趕走她。

市參議員——沒有人幹這事啦。所有到會的人也都罷工啦。而我對她也沒有辦法。她咬人。

蒲——市長先生，我有一個重要的聲明。

市——毫無禮貌！不知名的女人，我命令你離開市政府這所房子。

蒲——我很願意知道，誰是『不知名』的！yves，聽着，我的教養太好啦，應得你的侮辱。你我彼此很清楚那件事。你應該知道我要來這兒，並不是因為我想跟你親嘴。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哎！

太——你怎麼敢侮辱我的丈夫？他從來也不認識像你這樣的人。

蒲——太太，你知道什麼，你最好閉上嘴。這周圍的男人我都認識。而你一定要證明的話，你的那一位每星期五到我那兒去。

太——(衝到她丈夫面前) 啊，就是這樣嗎？現在我知道你們的星期五會議是什麼啦。你這大流氓，把我全部嫁裝都化掉吃酒席啦，你還敢欺騙我？

市——媽媽，不要在這兒；我正在執行我的義務……我盛裝打

扮了，（指着圍巾。市長太太批他的面頰。）

蒲——（對主編）比甘先生，告訴他們靜一點。這不是家庭口角的時候……

比太——（批他丈夫的面頰）。你這大流氓。這是給你探訪消息的人嗎？是嗎？你讓我死吧！

主——我親愛的，請你安靜一點。我發現那隻手套是誰的啦！那是李夏爾太太丟在那兒的。她到我辦公室談爲天主教姑娘設立學校的事……

比太——（繼續批他丈夫的兩頰）我在你辦公室找到的，不是李夏爾太太而是這個婊子……

蒲——（對李夏爾）他們都瘋啦，CoCo。你看來是這兒頭腦最清楚的人，請告訴他們，我真的有一個重要的聲明。

李太——（對丈夫）CoCo？啊上帝！（昏倒）

蒲——你們知道這位美國人……

市——我還沒有給你發言權呢……

蒲——閉嘴，你這蠢貨，這不是辯論會，又不是十分莊重的。他給我一張支票（指羅）你給，你給了沒有？

羅——我記不着啦。我太忙，記不着這些瑣碎的事情。也許我給……

蒲——喂，你們知道他是誰？一個騙子，一個真正的騙子！我到銀行去，他們告訴我這張支票一文不值。

羅——也許。我欺瞞了你。我們美國人喜歡惡作劇。在約克孫老家我們甚至有一次『惡作劇』週。我們都彼此戲弄着。哈。

蒲——聽那做什麼？他說笑話呢，而他在我那兒的時候，他也說笑話呢，我猜想。你欺騙了我，那是什麼。而不止我……他甚至強奪那獅子，一個賊……

市——那個名叫蒲蒲兒的女人，不要說話！你不能對着牆壁侮

辱人。以本市市長的身份，我禁止你繼續你的花言巧語。那獅子是我們送給慷慨的約克孫的禮物……

蒲——Yes，不要吹牛啦。他同樣也愚弄了你。我常說你又狡猾，又愚蠢。你知道他爲什麼到這裏來？搞那個獅子，就是如此，他自己告訴我的。他說在美國，那個獅子能够賺一萬金元。（對羅）不是你告訴我的嗎？你這豬，你想得萬元純利，而你用一張假支票騙取一個可憐姑娘的肉體。哈哈，喂，你說吧。

市——（對羅）跟她把祕密都洩露出來啦！

羅——我並不害怕議論。

（蒲蒲兒被驅逐）

段——市長先生，你檢查過羅先生的證件嗎？

市——我怎能，這樣一位尊貴的客人……

段——羅先生，在我看來，爲了避免誤會，對於你，最好還是現在拿出你的證件來。

羅——如果我沒有搞到什麼證件，你怎能希望我拿出它們來。我不相信『上帝』。我們美國人是現實主義者……

段——我常說社會主義的政策要領着我們走向災難。

市——（對羅）是真的嗎？

羅——整個說來，對的！那怎麼辦呢？

市——所以你真是一個……騙子。

羅——我不是一個騙子。我是一個美國人。我賺錢。是我從你那裏偷走的那老犬嗎？你送給我的。

市——可是你答應我們援助……

羅——聽着，我告訴過你們，你們遲早會得到小麥的，我相信，一百噸，是他們在報紙上公佈的數字。然而詹姆告訴我，而詹姆知道他談的是關於什麼的。如果你們稱呼我『騙子』，那詹姆就是一個超等騙子，因爲他在巴

黎和美國代理人住在一起，他的口袋裏塞滿那些搗霉的『證件』，而更厲害的是：他以極賤的價錢買了一大堆像這兒這樣的老犬。你們可以不用我的援助得到小麥。然而我若不拿你們的老犬，其他的人要拿。若詹姆不拿它，宙要拿。我知道我在這兒已經浪費了我的時間。哈。

李——真厚臉皮。他想要盜走我們的歷史紀念物……

羅——你認爲我非常注意那個毫無價值的獅子嗎？我完全不喜歡它。而在美國有一大羣執紼子弟。他們肯出大量的錢來買這樣的破爛。可是，我的處境困難。當美國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一切都像一葉扁舟；他們到處演講，送葬的演講，並且通過法律。可是當我傑姆斯·羅有了危機的時候，可恥極啦……我告訴詹姆，我不懂什麼關於老古董的事情，而他給予我開發的工具；拿任何你能拿到的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東西。我看見那個老犬在那裏徬徨，而當我發覺它是十五世紀的，我怎能輕易放過？

市——罪犯！那是我們最值錢的國粹。那獅子是我們獨立的象徵。

段——你讓我們相信你是一個真正的觀察家，你欺騙了我們所有的人。

羅——我沒有讓你們相信任何的事情。是你們人們輕率推斷的，我沒有過錯。毫無義意的辯論那些小事幹什麼？你們說我不是真正的貨色？好的。而你們認爲真正的貨色有什麼區別嗎？他們跟我一樣。我們都是美國人，我們都是出外賺錢的。你們像這樣的對待我，將來你們要後悔的。我想拿走你們的什麼？一個老犬。你們說那是：『我們獨立的象徵』。假設是的話。我曾想奪走你們的象徵。哪怎麼樣了呢？你們不要象徵，還能活着。而當

真正的貨色光臨的時候，他們要拿走你們的象徵，還有你們的獨立。哈！我知道詹姆。獅子還可以在這兒呆一會。可是我警告你們，馴養獅子的人就要來了……（騷擾淹沒他最後的一個字。喧嘩從後台傳向前台。朝向廣場的門大開，市民擁進。市長，市參議員，及客人們均惶恐萬狀。羅躲到一個角落裏。）

工人——（抓着市長的衣領）重新命名斯大林格勒廣場，是什麼意思？誰給你的權利送掉我們的獅子？

市——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我是一個老社會主義者，而市參議會大多數是傳教的。

段——可是就是你，你重新命名的廣場。

李——就是你，你賣的獅子。我甚至沒有在那兒。

老工人——肅靜？我們不是到這兒聽你們的。你們說的太多啦。你們已經說了一百零五十五年，你又說了這五幕劇。現在輪到另外一些人啦。喜劇已經演完。（扯下市政府禮堂的牆壁，露出廣場來。主編從藏着的地方爬出來）。

主——一個問題：馬里洛在這兒嗎？

女孩——他們叫我馬地奧，可是我是馬里洛。

老人——我的名字叫安東尼，可是我是馬里洛。

青年——我也是馬里洛。

（各處傳來呼聲：『我是馬里洛！』獅子重新安置在台座上）。

女人——（站在獅子前面）在這裏，我們的祖父們和父親們為獨立而戰鬥。在這裏法國第一次革命時代過激共和黨成立師團抗擊聯盟軍。在這裏一八四八年的工人們和巴黎公社時代的聯邦主義者為自由而戰死。『不許投降』這幾個字像誓言一樣傳布着。就是在這裏，馬里洛被法西斯劊手子殺害啦。他們槍斃了她，可是現在你們知道她活

啦。她是你，皮爾；你，達達；你，琮尼特。到處都是馬里洛。馬里洛是人民。決不，我們決不在美國金子前面低頭。飢餓和槍彈都不能恐嚇我們。不允許法蘭西跪倒在大西洋彼岸庸人的面前。

羅——你們有很多人在這裏嗎？

女人——當馬里洛被引去執刑的時候，她高呼：『我們還有很多人！』現在，我們在這裏的人增多一些啦。你認為我們僅僅在這裏嗎？不，在巴黎，我們還有更多的人……

擴音機的呼聲——……在馬賽……在里摩日……在哈佛兒……在巴里爾摩……在米蘭……在列日……在馬德里……在比利猶斯……我們到處都是……

女人——我們決不投降。這是我們的莊嚴誓言，在斯大林格勒我們獨立的獅子前面，我們這樣宣誓。

觀眾的呼聲——我們聽到你們啦。我們為你們的自由而戰。在遙遠的斯大林格勒……

（羣衆唱馬賽曲）

（幕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譯畢於哈爾濱

馬 賽 曲

(第一部)

起來，祖國的兒女們，
光榮的日子已經來臨！
暴政向我們舉起血腥的旗幟，
血腥的旗幟舉起！
聽見沒有：在野外那些兇殘的兵丁喊叫？
他們直衝到我們的臂懷
要扼死我們不兒女和同伴！
公民們，武裝起來，
組織我們的隊伍！
前進吧前進
讓不潔的血灌溉我們的田野！

簡 要 註 釋

- (註一) 約伯 (Job) 人名，參看舊約約伯記。
- (註二)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 聖人。(? — 604)
- (註三) 伏爾泰 (Voltaire) 法國哲學家及戲劇家。(169 — 1778)
- (註四) 安納托爾，法朗士 (Anatole Franse) 法國批評家及小說家。
- (註五) 弗羅意德 (Freud) 精神分析研究家。(1856 —)
- (註六) 馬當納 (Madonna) 聖母瑪麗亞之名號。
- (註七) 俾阿特立斯 (Beatrice) 但丁的戀人。
- (註八) 馬格達林 (Magdalene) 從良之妓女，出自聖經路加福音中之。 Mary Magdalene。
- (註九) 聖多馬，亞規納斯 (St. Thomas Aquinas) 聖人。(125 ? — 1274 ?)
- (註十) 兩世界雜誌 (Revue de Deux Mondes) 法國最老的一個雜法。
- (註十一) 詹奴斯 (Janus) 羅馬的戰神。可能是羅馬最古的王，能知過去和未來，故被認為有兩個面孔。
- (註十二) 笛卡兒 (Descartes) 法國哲學家 (1596 — 1650)